

春秋

十五卷

特別
412
16
45





門 412  
第 16  
卷 45

#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五

## 僖公四

丙戌襄王十一年二十有五年晉文重耳元年

卒蔡莊十一年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

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路曰余  
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公羊傳衛侯燬何不正其伐本而  
絕之滅同姓也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





姓威

同也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  
 同姓則名者禮謂其絕先祖之裔殺骨肉之恩故莊氏曰惡其親  
 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莊氏曰惡其親  
 曰刑衛皆齊桓所存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孫氏相  
 先祖之支體甚矣故生而名之翻陽萬氏曰與師  
 以滅同姓其惡已甚况當是特天子蒙塵于外師  
 在鄭地汜衛鄰之鄰方伯連率之舊也衛侯既不  
 能奔問官守帥勤王之乃間王室之多故懷詐不深誅  
 之謀以肆虐於宗親之國其無王之之心聖人得不  
 與異姓奚別筆列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  
 而分扶問反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  
 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注氏曰公而無私

有等差者分之道也以至公之心施之有等級而不  
 不素則仁義之道盡矣故先王之制五服之有等節  
 之國其初一族為人之身豈可與其私親皆降一等同  
 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楚  
 反等乎然則晉滅虜年五楚滅莠年明亦同姓也曷為宜  
 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  
 之變也刑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  
 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  
 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劉氏曰威國春秋之所為  
 為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夫諸侯強暴舉之中又有甚人  
 皆出詭計險謀之地雖有罪人猶得而備之快已兼  
 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  
 他威國者等哉秦穆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  
 衛侯燬殘虐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

十五卷



強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  
與康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  
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  
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燬乎何誅  
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刑說者以為滅  
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使書衛  
侯燬卒恐是因而未可知

###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傳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  
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何  
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  
言之之辭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

婦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  
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音現於經者  
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  
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果朝廷姑自逆婦  
其失明矣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為其子之婦  
自主其昏也况昏禮當夫自來親迎者譏公降尊而  
婦之禮乎冢氏曰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  
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使夫之分故特書以譏  
之張氏曰姑自逆婦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  
兩譏之注氏曰亦謂之逆亂使夫之分故特書以譏  
杞伯姬來求婦亦主姑而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  
羊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史直書其事  
以明非禮爾兄

### 宋殺其大夫

弟辭有何義乎







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

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

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于頓其責中國

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張氏曰頓其責中國

不國故楚圍陳而後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

鹿上無執也陳納頓于頓然與廢置諸侯春秋之所

懼也齊慶封殺之蓋一陳納頓于頓然與廢置諸侯

執齊慶封殺之蓋一陳納頓于頓然與廢置諸侯

楚之納頓于頓然與廢置諸侯春秋之所

威其意皆預為圖伯微也以前年楚伐陳以頓而

而伐吳戰於鍾離陳圖伯微也以前年楚伐陳以頓而

會召陵侵楚而諸夏終不服於楚也後頓子會從楚

人所滅是時陳亦屢滅於楚而保於楚也後頓子會從楚

地特助楚為虐耳比事以觀之不知名以諸侯不得

氏曰失地出奔則各他國納之而存非能分其

相名也故頓子北燕伯皆不名廬陵李氏曰頓子

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陸氏曰穀梁云納頓子

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閔陳事劉氏曰頓子

文與事詳矣豈得言遂哉公羊之說非也其頓子

葬衛文公

附錄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

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信

滋多退為原大夫狐秦為温大夫

冀趙衰為原大夫狐秦為温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

因衛成公為平於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

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汪氏曰莒慶者魯之壻也

將平之也杜氏曰莒以元年卿之役怨魯衛文公

且及莒平也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

之會目之也杜氏曰莒以元年卿之役怨魯衛文公

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汪氏曰莒慶者魯之壻也

因衛成公為平於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



已然矣此不貶者從同同趙氏曰按事接於  
雖非命卿皆書名穀梁不達此例遂對曰昔

丁襄王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  
亥八年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  
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狗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狗  
之盟也穀梁傳公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  
莒子可以言會也杜氏曰向莒地臨川吳氏曰衛本  
欲平魯莒之怨洗盟莒子不親至信公必欲與莒子  
盟故復為此會也劉氏曰春秋此例亦多矣穀梁何  
以致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公羊傳其言至鄆  
弗及何後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  
非正也至鄆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公之追之  
及也其侵也曰其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  
弗及內辭也杜氏曰公逐齊師遠至齊  
地故書之齊比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

書大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

蜀杜氏曰下文齊師無名故書侵趙氏曰寇至不  
矣臨川吳氏曰齊師無名故書侵趙氏曰寇至不  
知追而不及言替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久衆則稱

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  
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緩許元反明矣凡書追者  
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

五十五



夏齊人伐我北鄙

也。汪氏曰：書至者，二至也。鄒是也。鄒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弗及也。非者，非也。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

○衛人伐齊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齊侯聞之，使使告魯。魯公曰：「齊侯之伐我，非魯之過也。魯人與齊人，同也。魯人與齊人，同也。魯人與齊人，同也。」



公季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始此左傳東門襄仲攝文仲如楚乞師臧孫  
見子王而道之內齊宋以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者何  
卑反戰也曷為內齊宋以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者何  
正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保得之乞不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去聲陵長反兩又遷  
怒於刑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泚  
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向二盟為衛莒背已  
且以魯嘗助四公子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  
於是與師而來伐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友深思遠  
慮訪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

國也私義可乎高氏曰楚借王矣而諸侯更推為  
大變也書曰狄師深罪之也魯頌稱公逼人天下之  
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魯頌稱公逼人天下之  
愧乎張氏曰狄是膺荆舒是懲今魯頌稱公逼人天下之  
執於桓公富中齊年公初荒意頗有失政於治國務農  
既荒於桓公富中齊年公初荒意頗有失政於治國務農  
夷狄以刷其耻夫罪已不暇支而明政刑民取  
兵強夷為國之耻夫罪已不暇支而明政刑民取  
以輔僖公為國之耻夫罪已不暇支而明政刑民取  
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音楚師禽以為政所其  
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乞師惡自見音楚師禽以為政所其  
備而外乞師然後書乞師惡自見音楚師禽以為政所其  
後書乞師然後書乞師惡自見音楚師禽以為政所其  
也趙氏曰甲子也後書乞師然後書乞師惡自見音楚師禽以為政所其  
陵李氏曰甲子也後書乞師然後書乞師惡自見音楚師禽以為政所其  
年李氏曰甲子也後書乞師然後書乞師惡自見音楚師禽以為政所其  
乞師於楚屈於夷狄甚矣况以蠻夷殘中國乎若







遇弒未登於春秋則滅夔固不  
名也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

###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至  
司馬刺道用師也穀梁傳緡公羊傳緡國不言圍此其言  
何也以前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平而往朝也臨川吳氏  
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平而往朝也臨川吳氏  
晉可謂能速於徙義者矣楚成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  
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有忘讐之耻朝楚又即晉而為  
使晉文不與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

###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于雍於穀易牙奉  
大夫於楚穀梁傳以者不以桓公之民  
者君之本也使氏以其死非其正也

###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  
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穀  
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穀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  
者不以者也夫昔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夫正  
甚矣臨川吳氏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  
鄙北鄙之耻而適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所氏曰其耻也適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范氏曰其耻也適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其至道高氏曰其耻也適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自免之謂幸矣故特書至以危之注夷狄之眾付魯使  
自伐齊者襄十九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公使  
霸主討齊靈之暴橫圍齊而書至國之師同圍齊公使  
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皆用蠻夷報怨



於大國其致危之也或曰春秋賤公之而爵吳何伐齊  
然召陵之戰蔡以不報楚蔡蔡不而借吳援於  
吳召陵之戰蔡以不報楚蔡蔡不而借吳援於  
非召陵之戰蔡以不報楚蔡蔡不而借吳援於  
李氏曰齊魯之爭自國也故春秋未之有也於  
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盟柯以春秋未之有也於  
公納糾而西鄙之怨始於其救齊本非有深憾者  
盟而孝公欲得魯以集事於耳然桓公使魯人屈  
而肆毒矣然則魯無虧者連兵遂公怨魯人得乘  
衛納孝公者公也亦謂伐國不交言邑非道用業  
哉○劉氏曰公穀皆謂伐國不交言邑非道用業  
也非也○羊又云此已取穀矣何以楚師何原公  
之意謂公羊又云此已取穀矣何以楚師何原公  
而謂公羊又云此已取穀矣何以楚師何原公  
此會則不致會然致會齊取穀獨公以楚師往無諸侯  
此理之當然耳

戊子襄王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齊孝十卒  
衛成二蔡莊十三卒

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 春杞子來朝

左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  
也莊氏曰杞先伐之後迫於東夷風俗雜築言語不  
服有時而夷然異於小葛盧  
故唯貶其爵詳見二十三年

###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莊氏曰弟  
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襄陵許氏曰齊桓既役  
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與觀其間楚之勝以  
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有以知其為謀不遠霸業  
之所所以

###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左傳葬齊孝公



社氏曰三月而葬速

# 乙巳公季遂帥師入杞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張氏曰春方來朝而帥師入  
 之以怨報德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蜀杜氏曰杞春  
 來朝今入其國雖曰甚齊楚之大則魯事之不暇乎蓋杞  
 弱於魯魯欺之尤甚齊楚之國未嘗不受強人之凌暴  
 川吳氏曰魯在春秋為次國未嘗不弱於人也  
 當推已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於弱不可也杞  
 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備豈不愈於弱乎也  
 其志在於忽而早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  
 又何責焉高氏曰也魯號秉禮之國而伯姬在焉  
 而凌暴之如此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為終日而畢尚幼後至不賀子  
 國老皆賀子文於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耳  
 也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  
 也情諸國將何賀焉王剛而無禮後之可以治民也  
 三舉以敗其國不能以賀焉王剛而無禮後之可以治民也  
 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始得軫而報新  
 取或定霸於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始得軫而報新  
 廬作三軍謀書詩帥趙衰之曰齊宋免矣於得軫而報  
 禮樂之本也敦詩書元帥趙衰之曰齊宋免矣於得軫而報  
 其試之乃使夏書曰賦納以之府也禮樂之聞其言矣說  
 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魏犢為右  
 入而教其軍先軫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魏犢為右  
 居於民未出定襄王欲用之利於民曰魏犢  
 犯資者未求其豐焉明其用辭公曰可矣乎  
 未其禮未生其共於後乎大蒐以之釋宋圍  
 正其官教也公羊傳此楚子也  
 霸文之教也公羊傳此楚子也  
 為執宋公何人也終傳此楚子也  
 也其曰何人也終傳此楚子也



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十有一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貶也孫氏曰楚自會孟宋不先代之後作

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撻諸侯以圍

乏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高氏曰諸侯以圍

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而

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補氏曰楚嘗書于矣其稱

人猶不先齊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

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諸侯

從楚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雖序諸侯之上

而特諸侯信申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

以人諸侯也范氏曰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

聲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

盟而公之罪亦著矣莊氏曰諸侯伐宋公與楚結好

此與盟故直以宋地為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強而往為

於盟以報乞師之恩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強而往為

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為資遂而春秋書也

氏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舒是徵而春秋書也

會諸侯桓也盟於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

從諸侯桓也盟於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

見諸侯之法盟之主厚春秋使公微夷之罪必待攻而後

諸侯爵也亦以正諸侯而爵諸侯之罪也王氏箋義曰

北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而爵諸侯之罪也王氏箋義曰

聖人思治而疾亂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

晉文晉悼之與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

晉文晉悼之與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

晉文晉悼之與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

晉文晉悼之與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

晉文晉悼之與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







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  
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  
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  
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  
豎里鳧湏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  
甚之也蜀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圖其  
業然力不能攘而後服之執戰敗卒傷而死聖人悼  
附夷而侵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侵伐曹衛皆華  
於救宋而服楚也陳氏書族下春秋省文事苟不異則  
再稱晉侯而不繫國上蓋蔡鄭許晉侯之惡也宋蔡鄭  
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晉侯之惡也宋蔡鄭  
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有城濮之

戰曹衛三國繼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以敢於  
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齊侯伐  
楚猶恃江黃楚人伐宋豈無資於曹衛豈以皆與圍哉  
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  
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  
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宋子曰晉侯侵曹晉  
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衛皆是文公譎  
詭譎如其從楚伐衛皆如晉意中衛之辭意可禮之私却只  
名謂治如其從楚伐衛皆如晉意中衛之辭意可禮之私却只  
人救衛如書楚人來救如晉意中衛之辭意可禮之私却只  
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意中衛之辭意可禮之私却只  
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又作  
春秋義都只論利害晉侯侵曹皆自出平菴項  
氏曰晉方替師是論利害晉侯侵曹皆自出平菴項  
為揚聲以伐衛又出曹之方衛之不意衛固未以爲慮忽  
楚人自宋而救之晉侯徑入其國執其君於得  
忽焉回軍又出曹之方衛之不意衛固未以爲慮忽  
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譎也



氏曰晉文救宋襄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方  
 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  
 者狗私用詐而設衛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  
 蔡鄭許邇於楚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遠攻四國  
 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遠攻四國  
 乃華夷之要衝楚必于衛越四國也始能滑然陳蔡  
 蔡鄭許實舉兵從楚文公苟能以親師三軍直造陳  
 蔡之國攻而勢如破竹而宋之圍以乘勢以內則利  
 則走倍日并行勢如破竹而宋之圍以乘勢以內則利  
 却走倍日并行勢如破竹而宋之圍以乘勢以內則利  
 復怨而分地外則功不勞而定矣今因乘勢以內則利  
 始不逆詐秋特書未行其事而先致氏曰聖人立教  
 其意乎公羊未侵曹之說非也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  
 左傳公子買成衛不卒成也公羊傳不卒成者何不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

卒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成衛  
 何遂公意也夫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  
 罪也公于啓曰不卒成者可以卒也先名後刺殺有  
 譏之可也

**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  
 按在氏買為楚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  
 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

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叢以  
 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成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非買  
 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夷  
 其惡著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  
 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故隱其專殺使若得三刺  
 書孫之意內以諱為貶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  
 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



者汪氏曰據刺公子偃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  
為無罪矣張氏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  
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於公之心俾  
情則不然而書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  
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犯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去以苟說於強  
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劉氏曰  
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不加之則若不可使往非也  
直記之見也公羊謂不可使之往非也若不可使  
其文為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名是得刺罪矣又何  
非也言所坐皆諱也廬陵李氏曰刺公子買刺之  
以爲殺有罪之詞非也

### 楚人救衛

臨川吳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  
報怨之意不聽然矣張氏曰衛侯之改過自新請盟  
故春秋與夷狄以衄患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洪之  
曰春秋書救者未有以衄患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  
矣經書楚救者未有以衄患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  
楚公不貞帥師者未有以衄患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  
而卒不能救師者未有以衄患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  
二年晉文公悼之伯以著衛鄭悼公之逼鄭也然楚  
欲救而陳衛人救廬陵李氏曰春秋子楚以救正伯  
宋人伐陳衛人救廬陵李氏曰春秋子楚以救正伯  
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為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為曹人兇懼為其所



得者棺而出之因其荒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  
 之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於魯公怒  
 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將殺之魏犇東魯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躍三百曲踊三百  
 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之距躍三百為之則絕告  
 乃舍尹般如顛頡以師告于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  
 使門尹般如顛頡以師告于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  
 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君而何先軫曰使宋舍  
 賜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未可若君而何先軫曰使宋舍  
 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不許也喜賂而分曹衛之田以  
 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與一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也  
 也日入惡人者何以罪言也穀梁伯惡晉侯  
 也界與也其人何也武不可修其訓典序成而不  
 古者觀文匡武國語武不可修其訓典序成而不  
 至於是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  
 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

而後誅之乎曹伯瀟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  
 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  
 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界宋人譎矣杜氏曰執  
 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當以  
 戰之由也臨川吳氏曰晉之春秋著文公致楚與  
 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師於曹衛也實欲  
 則還師自南河濟略侵曹境不深衛之彙衛既不許  
 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邑衛服罪請盟也移師伐  
 許以致其不假道之罪取邑衛服罪請盟也移師伐  
 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還則楚人不得盟而  
 以曹君界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國而執其君又  
 主夏盟舉動不中聲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  
 分扶問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  
 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至







彼矣退三舍楚象欲止子王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侯歸父之聽與秦之誦曰捷而捷必田每合其  
而舍公疑為子必無害也戰而捷必田每合其舊而新  
是謀公疑為子必無害也戰而捷必田每合其舊而新  
捷表襄山河必無害也戰而捷必田每合其舊而新  
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是以不戰也  
我與楚子搏其罪且已而之矣王使與之戰曰吉  
請與君對曰寡君聞命而君之既不獲命矣晉侯曰  
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而君之既不獲命矣晉侯曰  
謂二子大夫退其車乘敬爾君乎事以朝師曰少長  
乘轡三子大夫退其車乘敬爾君乎事以朝師曰少長  
其可也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觀師曰少長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西將左師以若右設二旆  
以虎皮先犯陳蔡而偽遁楚師潰之原軫卻楚左  
退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潰之原軫卻楚左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偃而上軍夾攻之師西楚左  
師潰及癸酉而績子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  
王得臣也子王得臣則其稱人何戰也曷為敗大夫不

也君

楚稱入貶也

楚稱入貶也注氏曰此戰與栢舉皆書楚師敗績  
楚殺鄭則知楚人非將甲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  
瓦奔鄭則知楚人非將甲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  
皆得臣戰城濮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大夫  
稱荀林父帥師此大夫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大夫  
子以不稱績在君故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  
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  
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  
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死春以激其怒而後  
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











予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濮雖以書侯予晉而亦  
有先盟及戰之譎此皆功過不相掩之法也王氏  
箋義曰陳蔡從楚而不言賤而助夷狄抗中國目以  
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言却却  
亦猶哀十年會伐齊不言却却

###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左傳初楚子王自為嬖弁王纓未之服  
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賜女孟諸而利國猶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何愛焉  
或聽出告二瓊王乎是冀土也而尹令其不勤民實  
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君若息以老何  
子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老何  
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毒不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為臣實為令尹無赦命故自殺民  
按左氏曰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在方城內  
故曰使申叔去穀使子王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

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猶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王使伯

禁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莊氏曰楚有左右廣

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  
者子王之祖也百人為卒六卒于王宗人之兵六

師以益之不悉子王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  
欲止子王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

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  
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去以

與之也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  
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



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夫其官陳圍宋無非猶夏師勝之而事不申息之老其平日求敵  
陳圍宋無非猶夏師勝之而事不申息之老其平日求敵  
而無之罪方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其平日求敵  
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也故不及則其大夫為文  
氏曰楚子使止于王曰母死不及則其大夫為文  
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  
得臣公于則皆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  
書殺而巳矣  
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殺之過也  
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罪也殺之過也  
賢於楚願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

###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  
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其華即夷於文公何罪

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于孟衛侯請  
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  
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諸將爭功往往疑沙上偶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  
能盡封侯曰恐見疑沙上偶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  
奈何留侯曰則上平臣人所憎誰最甚者曰雍齒曰  
今急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雍齒為什  
方侯吾屬無患矣  
且侯曰吾屬無患矣  
後漢曰光武紀圍邯鄲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  
得吏民與即交閱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  
燒之曰安反  
側子自安反  
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棄身  
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  
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智不鑿者乃能



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

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直書曰衛侯某則逐與

惡無以見矣張氏曰衛文公不禮而晉文敵怨不當

在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故

致其國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弗許

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衛侯皆不名責而見之

曰晉文公度量不廣於處置衛事而不足齊桓桓量有

不名所以責晉文公為文才不若為復之終懷疑而

曰衛侯才不足與其為固晉已而私許復楚也注氏曰

不衛侯故黨楚之懼晉固已而私許復楚也注氏曰

衛侯之出奔據楚公羊則晉已而私許復楚也注氏曰

據左氏則已絕春秋當以鄭厲文逐衛侯而立叔武盟于名

###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在演反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或于

晉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或于

雍于未獻楚俘于王醴命晉侯有王尹氏及王子虎

平禮也馱楚俘于王醴命晉侯有王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命尹氏及王子虎

之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洩王慝晉侯

三命辭從命曰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洩王慝晉侯

命受策以出重耳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洩王慝晉侯

適陳使元桓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虎盟諸侯于

踐土

踐土

踐土

踐土



王庭要言曰尊矣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  
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能以孫無有老幼君子謂  
是盟也信謂晉侯於是踐也踐土宮之德攻庭王梁傳諱會天  
不也狂氏曰諸侯盟于踐土宮之德攻庭王梁傳諱會天  
序鄭伯之武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  
文也盟之日踐土鄭地何氏曰會不致者安信與晉  
若譎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

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同

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

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王名雖王

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王名雖王

世無王安知後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

不書非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去其實以

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襄王曰踐土之勞故諸

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

其所以全臣子當尊諸侯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

盟後書朝書春秋而後盟是曰天子與斯盟之辭也番侯

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

謂臣道也子道也使氏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

春秋先書諸侯會盟次書狩乃晉文之不以諸侯見而

自為晉文隱惡明其所踐土之禮也天子實

溫諸侯皆先朝明禮而後盟會臣子之禮也天子實

不書使朝若使晉朝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

若因巡狩而朝之往朝召王使狩則書王自來則

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知聖



人屬辭之深意矣廬陵李氏曰外以諱為善則諱  
晉者非自是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張氏  
好本威不自足以致諸侯於易而諸侯之六五繫之辭曰黃  
夷狄懷服天下聖人居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  
裳元吉謂必得中朝天子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  
對揚之後即命以服萬邦之威不謂黃裳元吉得  
坤當錫命以服萬邦之威不謂黃裳元吉得  
而致天子之命以服萬邦之威不謂黃裳元吉得  
天若大分諸侯之受勞失位之新附皆為所以正  
來易書天即其下而列踐之天則尊卑為文公而  
常易書天即其下而列踐之天則尊卑為文公而  
盡人以能修之臨訓而存道之大王倫也故曰非  
聖人孰能修之臨訓而存道之大王倫也故曰非  
義王庭經不書天子自往踐土勞王復使王以諸  
盟諸侯于戰勝皆禮也故盟襄王在是也朝于京  
不與晉文致天子也晉文既攘強楚不能朝于京

師盟諸侯以警夷狄况又受其勝之衆坐致乘陵之  
王盟諸侯以警夷狄况又受其勝之衆坐致乘陵之  
賜命襄王命晉侯為天子之伯皆沒而不書焉意孔子  
皆命襄王命晉侯為天子之伯皆沒而不書焉意孔子  
天子而取九錫後世猶有齊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  
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侯者立以為君也臨  
吳氏曰子者父死子繼未踰年君之稱衛侯懼晉  
執辱之故身出奔而使弟攝君以受盟亦書曰  
衛子見伯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為君而劉氏曰  
其兄代其君非奪之意廢置諸侯之意何似堂胡氏  
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  
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何似堂胡氏  
蜀先主即位漢中與書衛子之意何似堂胡氏  
曰叔武稱子罪晉文與書衛子之意何似堂胡氏  
於秦楚大臣立大子以私怨廢置諸侯之意何似堂胡氏  
主即位於漢中正也陳氏曰齊侯序晉侯於齊序宋公  
之上蓋伯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公故



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  
又按齊桓晉文皆於服楚之後舉尊王之義然桓  
公不致天子而後盟世序王人下士於諸侯之  
變而心則正也厥後盟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既  
上會葵丘之下不敢盟宰周公則其禮召王以諸侯朝  
致天王之勞又假巡之禮後會王可矣使諸侯朝  
雖若禮之正而心實謫也厥後則其會召王以諸侯  
大夫盟王子虎而心實謫也厥後則其會召王以諸  
踐土與蔡丘並論于王城之內則其會召王以諸侯  
猶能彷彿齊桓尊周之餘意視其伯者則為彼  
此善也

### 陳侯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  
於會受命也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蜀晉來不  
及盟故曰如會耳注氏曰陳穆公不預盟約聞會自  
袁橋如會一耳注氏曰陳穆公不預盟約聞會自與  
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朝矣是  
來尚緩故不及於盟軟也至于温則共公居喪而  
會不致斯須少息矣廬陵李氏曰經

###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天子在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穀梁傳朝不  
則曷為不言天子在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穀梁傳朝不  
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其不也志乎朝王朝乎廟禮也儀禮王所踐土非京  
而巳異乎盟會所朝乎廟禮也儀禮王所踐土非京  
行人廟中將幣三享禮記曲禮注受摯於廟外而  
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  
序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下音符群后四  
朝周制十有一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  
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  
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







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  
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若在外則無以見天禮王就  
京師而反書如朝則無秦之見諸侯之朝不王盟乎禮  
朝之實也彼若書朝則無秦之見諸侯之朝不王盟乎禮  
各有在也彼若書朝則無秦之見諸侯之朝不王盟乎禮  
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則無秦之見諸侯之朝不王盟乎禮  
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詞彼書知則不過彼適此之劍  
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知則不過彼適此之劍  
矣亦微有分別

###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設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  
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 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及此憂也與衛不發命奉夷叔曰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及此憂也與衛不發命奉夷叔曰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  
盟于爾大居者無懼其罪自今日此盟也而後不貳  
先君是糾是長守國門以爲此盟也而後不貳  
入華仲前驅其武將沐聞君至喜與之乘而衛侯也  
大殺之元咺知其無罪也挽之股而哭之散武訟訴失  
使殺之元咺知其無罪也挽之股而哭之散武訟訴失  
君臣之節故書奔晉杜氏曰元咺雖為叔武訟訴失  
氏曰元咺奔皆惡也

###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

也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讒譖惡之言殺無罪之弟  
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  
也臨川吳氏曰而先期入此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  
故前驅叔武而殺其子  
之敬大見衛侯哭弟之哀於叔武而走不識叔武而殺  
者亦請復衛侯之衛侯不爾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  
秋不請復衛侯之衛侯不爾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  
是專責衛侯也



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  
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  
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  
我无咎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  
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  
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无咎由是走之晉而  
訟其君張氏曰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  
然亦晉文惡衛侯之謂大弗友也臣而訟君可乎  
非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  
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忘殺然  
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  
錄也實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

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  
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臨  
吳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及其再歸又殺元咎及  
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公羊玆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怨之  
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  
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  
矣家氏曰元咎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繡輔孺子之  
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焉怒于晉而後之於  
無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焉怒于晉而後之於  
其弟備侯之罪大矣故叔武奔也而後復也名之於  
注氏曰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皆不書自惟鄭初  
行和益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惟鄭初  
歸書自楚著其懼晉之辱不得已奔楚今始去夷  
而即夏也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王之釋有  
罪也承嘉呂氏曰經書自如意如至自晉蔡季自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

子邾子秦人于温

晉侯下穀無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左傳冬會于温  
討不也穀梁傳諱會天稱王也程氏曰討衛許陳共  
公稱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褒也  
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襄公稱子自在水班陳共公降  
也楚既敗蔡鄭即從諸侯服楚而盟亦來如會獨許許  
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晉文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許  
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欲討共衛者元咺以討許也  
故晉聽其訴而欲討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  
武子班鄭下又欲討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  
國聞風皆至可見晉伯之盛矣注此則小國畏威大  
氏曰温本畿內國為狄所滅者注此則小國畏威大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地也且明君德也公羊傳踐土遠也何梁傳今與再致  
天子也魯將守而遇諸朝也程氏曰河陽地也水北  
行也為將守而遇諸朝也程氏曰河陽地也水北  
為陽山南為陽温河也朝也程氏曰河陽地也水北  
河陽蓋古孟津本畿內之地襄王以賜晉公即  
按在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音現杜氏曰文公  
狩以得為各義自嫌強不朝周諸侯而欲尊事天  
狩因得為各義自嫌強不朝周諸侯而欲尊事天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  
周而全晉也何氏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趙氏  
踐土之會天子曰為晉文避召天子自狩非致也趙氏  
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往也自往也天子自狩非致也趙氏  
曰言温以避狩言狩以避温見所以訓故周書而全晉也  
或問温即河陽何言狩以避温見所以訓故周書而全晉也  
晉實召王故書會于温信之堂胡氏曰温之會  
狩于河陽兩全之也温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



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  
 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  
 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天子微弱諸侯驕情急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  
 有不從又晉已強而大率諸侯因天子而諸侯  
 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諸侯獨見其正  
 得觀之不能也程子曰溫而朝禮若諸侯獨見其  
 懼其非而不能見其欲朝之本心是就為人獨見  
 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  
 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  
 逆而意甚順故仲尼原心定罪故寬其禮雖故既  
 悼其情甚順故仲尼原心定罪故寬其禮雖故既  
 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不在一年王巡號狩則自致之文書之此非晉侯之  
 罪爾曷

為以自狩則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溫召  
 春秋不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齊桓盟  
 春周公不殊會王世子晉文公譎而致天子齊桓  
 宰公不殊會王世子晉文公譎而致天子齊桓  
 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致天子齊桓  
 濮勝楚之會為榮而下勞晉侯故踐土之會晉侯  
 以天踐土故召王來於其國今溫之會晉侯  
 欲如踐土故召王來於其國今溫之會晉侯  
 會笑然踐土故召王來於其國今溫之會晉侯  
 會溫則踐土故召王來於其國今溫之會晉侯  
 黃氏曰聖人順天理之善明君自存臣禮也  
 狩于河陽此豈惟隱之善成君臣之分哉曰天子  
 文復生親見夫遷善遠罪之將帖然心服可坐鎮  
 其強猛子氣而猶曰尊王不積習之漸使桓桓  
 者遂至天子首之尊往而朝焉積習之漸使桓桓  
 采子屈天于王止猶曰尊王不積習之漸使桓桓  
 蓋當時周室雖微各分尚言晉文公召王固是  
 順然史策所書微名不尚言晉文公召王固是  
 郭汜朱全忠盜賊之恣也高氏曰衛侯亦未與會者  
 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高氏曰衛侯亦未與會者







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殺母弟者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使入而執其相不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此師緩也強歸之在師也程子曰命於衛也歸之於  
歸之辨曲直衛侯不辭君臣無獄而大夫執其君其聽頗  
元歸之辨曲直衛侯不辭君臣無獄而大夫執其君其聽頗  
之故曰歸于王而實強致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  
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穀梁傳自晉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

諸侯不專殺國語晉侯執不可執衛成公歸之於周請殺  
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為獄父君獄是無上下也  
刑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為獄父君獄是無上下也  
而再逆故余懼其無後為去臣執君故衛侯

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臨川  
歸元咺歸于師蓋將假託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  
實而無所忌憚挾伯嚭當服之威而衛侯即別立公子瑕為  
然咺訟其君大矣奚營伯嚭當服之威而衛侯即別立公子瑕為  
曰復者其君假伯嚭之纒力故遂其歸無異於蔡季華元特  
書復者其君假伯嚭之纒力故遂其歸無異於蔡季華元特  
也大夫言復不言愆也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  
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抗辭也自晉者晉有奉  
焉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而執其罪亦已明  
矣因其力也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歸者易去  
詞以文公為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  
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家氏曰衛侯得無  
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元咺之訟其君不可執故  
則非也陸氏曰受師是也但元咺之訟其君不可執故



在在但歸定其公說子之者歸曰成訟不未羊魚是幾中  
 京晉其京所罪穀皆曰于執之歸十之入也歸晉樂廬師而遂執營和子  
 師侯下師謂然之異歸者不于之五年故何非也于盈陵李氏晉和子  
 說說文使緩後言疑于強以者于年故穿也或傳寫命於氏曰也歸書晉  
 於於所王辭歸本趙與歸之詞也歸定矣伯歸于者歸京師此梁已定矣  
 成此解治皆合京通及之詞也歸定矣伯歸于者歸京師此梁已定矣  
 十條乃之合京通及之詞也歸定矣伯歸于者歸京師此梁已定矣  
 五下反則晉屬假考義其義曰于一曰歸辭者罪師此梁已定矣  
 年而通謂執王命伯以晉文又或義于也胡未書歸傳云不此矣  
 則移此若罪曹命伯以晉文又或義于也胡未書歸傳云不此矣  
 兩通條梁定不治文又或義于也胡未書歸傳云不此矣  
 矣斷移所敢之執就傳例者順氏定法之不知入歸而于者罪公宋於  
 成謂自則衛上寫史順氏定法之不知入歸而于者罪公宋於  
 十急定所侯四衍異曰歸穀同京師元執其罪與  
 五辭其謂先說縮辭之歸穀同京師元執其罪與  
 年亦罪罪自論耳爾詞之梁公師元執其罪與  
 斷合即已定則諸趙歸于曰羊與

不不猶也諸師其歸威宣也還執晉使與已得罪曰以不  
 復信為不候而而言于服敢天京之侯之諸矣為不晉崇得  
 之宋室晉王王非師侯留主矣歸元會俱川討乎以德侯  
 諱仲諱人晉之有或而之故于咥又至于吳苟罪疾助孫氏  
 矣哉而執人復所者欺晉衛亦京而于氏不當褒氏而晉  
 始於存衛侯于侯書則此必不書是曰天名司也陽不使元訴怒與衛侯稱執人曹伯  
 也天子者尊王所是而執不書是曰天名司也陽不使元訴怒與衛侯稱執人曹伯  
 書晉之尊王所是而執不書是曰天名司也陽不使元訴怒與衛侯稱執人曹伯  
 人側之而執不書是曰天名司也陽不使元訴怒與衛侯稱執人曹伯  
 衛直分曰諸然况乃復于在伯宜意諸侯以與衛侯稱執人曹伯  
 侯書也歸之于氏曰衛京師果遂實獄是畢有對而當人曹伯  
 歸執定于元于京師果遂實獄是畢有對而當人曹伯  
 于京師果遂實獄是畢有對而當人曹伯  
 京師果遂實獄是畢有對而當人曹伯







亦皆不書則知兩役非王命矣然圍許實以討不  
朝為名而伐秦則因師不書朝而道過京師故圍  
曰為王所而於此也許廬陵李氏曰許自盟後諸  
猶為彼善於人自許廬陵李氏曰許自盟後諸  
十從楚不獨許人自許廬陵李氏曰許自盟後諸  
盟而從楚不獨許人自許廬陵李氏曰許自盟後諸  
執宋圍南密邇於楚服而北威令獨許晉固日從  
許不鄭也南密邇於楚服而北威令獨許晉固日從  
而不在鄭也南密邇於楚服而北威令獨許晉固日從  
許不鄭也南密邇於楚服而北威令獨許晉固日從  
之編書心從夷雖曰義舉亦合於威令獨許晉固日從  
義舉亦合於威令獨許晉固日從  
之編書心從夷雖曰義舉亦合於威令獨許晉固日從  
之編書心從夷雖曰義舉亦合於威令獨許晉固日從

###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而史傳曰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  
而史傳曰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  
而史傳曰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  
而史傳曰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

且合諸侯而城之非禮也與衛階命而不與階復  
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何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復  
圍許穀梁傳復者復中何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復  
曰復通王命也遂者復中何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復  
曰復通王命也遂者復中何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復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汪氏曰曹

而得復也絕若其位已絕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

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

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

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劉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各

同其賤一也此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

哉張氏曰叔孫豹叔孫姑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為

不得其利苟免也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



或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閱也  
 曹伯襄衛侯鄭何也曹伯又分其田曹衛何罪不能  
 講信脩睦結好大國至於奪於見逐心通可也蜀杜氏  
 春秋或抑或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處會  
 曰晉侯專制服而出於晉侯專則曹伯始也  
 諸侯圍許制服而出於晉侯專則曹伯始也  
 王氏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侯則曹伯始也  
 執異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曹伯始也  
 之得歸故不書自曹而止曰復歸○陸氏曰穀梁云  
 天子免之按晉子以命也  
 界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附錄左傳晉侯擊將右行先伐將左行父

春秋集傳

卷之十五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六

僖公五

庚襄王二十有九年  
 成四  
 宋成六  
 秦穆二十九  
 陳共公朔元  
 齊昭二  
 衛

春介葛盧來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禮也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不能乎朝也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也何君未言朝  
 也其曰來甲也杜氏曰介國在城陽黔取縣葛  
 盧介君名不稱朝杜氏曰介國在城陽黔取縣葛  
 封也沉於東夷而變為不得比儀父雖一年再至魯脩  
 之同而不自覺焉故不得比儀父雖一年再至魯脩



朝會之儀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孫氏曰東夷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也陳氏曰介東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幾有以來之也

### ○公至自圍許

張氏曰其致所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汪氏曰前年圍許亦猶成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年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况襄十而致不致伐是知托不朝之罪以圍之耳廬陵李氏曰圍而按踐七不書至而圍許書至文公之霸事怠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 秦人盟于翟泉

會亭歷反公作伙

左傳夏公會正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也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翟泉尋踐土之盟伯子男可也王城文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而此盟復迫之大夫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駙禮傷教貶諸

按在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魚觀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會也其貶而稱久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典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



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太惡諱公而不  
 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  
 本之義也禮王于虎不能正也使臣盟天子之側亂國皆微  
 下陵晉初也今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側謂  
 氏曰盟初也今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側謂  
 書交政也於是始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側謂  
 尊諱也以其子虎不諸侯之也夫不斥言志荒矣夫  
 以則不人必尋也踐土之側謂  
 陳今齊宋陳蔡皆在土之側謂  
 美蓋復之合歸侯以而鄭獨不齊宋鄭蔡已曹伯於從至  
 而後復之合歸侯以而鄭獨不齊宋鄭蔡已曹伯於從至  
 竟不復之合歸侯以而鄭獨不齊宋鄭蔡已曹伯於從至  
 挫損起諸侯之慢鄭懷之怠於已諸侯皆不用命而重  
 即謀伐起諸侯之慢鄭懷之怠於已諸侯皆不用命而重  
 齊桓異之是侯以之慢鄭懷之怠於已諸侯皆不用命而重  
 之伯桓異之是侯以之慢鄭懷之怠於已諸侯皆不用命而重

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晉泉二盟為然也  
 齊之盟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晉泉二盟為然也  
 故安知變文以謹之也或謂左氏之盟無上二盟為然也  
 實列國之非君同而無有與國之微者居其間然且  
 而列國之非君同而無有與國之微者居其間然且  
 王人於王之同而無有與國之微者居其間然且  
 列國之非君同而無有與國之微者居其間然且  
 氏但責卿大夫盟會公侯誤矣於天與王之微者居其間然且  
 子結之盟齊侯宋公侯誤矣於天與王之微者居其間然且  
 文公三盟齊侯宋公侯誤矣於天與王之微者居其間然且  
 盟不侯其視齊桓本皆非禮為弗也廬陵李氏曰晉  
 大之不罪于美然春秋誅之尊非禮為弗也廬陵李氏曰晉  
 晉之罪于美然春秋誅之尊非禮為弗也廬陵李氏曰晉  
 其尊于王之溫懷自嫌以約言則群然非踐土聚於王皆諱之側以存  
 又慢于王之溫懷自嫌以約言則群然非踐土聚於王皆諱之側以存  
 其慢于王之溫懷自嫌以約言則群然非踐土聚於王皆諱之側以存  
 其始而不足其終也此方春秋不踐土聚於王皆諱之側以存  
 六鄭無又按晉侯受命鄭伯會王踐書公說之罪是亦望  
 在鄭無又按晉侯受命鄭伯會王踐書公說之罪是亦望  
 鄭不禮焉前日之狀而此會伯會王踐書公說之罪是亦望  
 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龜公勉以謀觀大義受之而內公會成  
 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龜公勉以謀觀大義受之而內公會成







曰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慕中國當從陳氏說  
氏以其言則遠人窺中國當從陳氏說  
是春秋不以例之即犁來而以  
例之白狄則非子介可知矣

辛襄王二十三年  
曹共二十三年  
成七秦穆三十  
陳共二  
杞共二  
宋共七  
昭三  
成五  
莊十六  
文四  
十三

### 春王正月

###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鄭虞也遂侵齊誰不云乎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四

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  
則方伯連帥之職猶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

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者譏晉文之不救也高氏曰國霸者當攘而驅之此中  
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  
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不服  
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此亦可以自反矣而猶不  
然而下伯業浸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而猶不  
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  
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  
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厘曰苟能納我吾使之爾為卿  
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復將



命周欲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屢辭卿穀梁傳稱國  
以殺罪累上也以待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  
其殺而後入也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  
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  
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夫  
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關蓋亦省德  
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  
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  
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  
憐於志鎬鉞也嗟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  
秋誅意之效也屢而使殺之亦君殺之意矣然則

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  
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殺君君如奕棊然其不臣  
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其不臣  
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罪之辭者  
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

### 及公子瑕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  
也穀梁傳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  
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為君當與衛  
剽同不當冠之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  
元咺所假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不與陳  
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他同者當與陳佗同不當仍諸侯不助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年矣今但曰公瑕立為君逾君其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咄以咄之故延及於瑕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殺由於咄之故延及於瑕而累及某則瑕死也高氏曰殺及箕鄭父襄二之故而累及某則瑕死也高氏曰殺及者其罪同其殺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命七年卻錡卻擊卻至是也王氏箋義曰叔武君而君者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咄君之不可無異辭故言及而稱公蓋子者不與咄君之也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咄也曷為歸惡乎元咄元咄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則已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伎之反害我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豈有疑問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此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注晉未誅剪宗室宋廢帝殺江夏王義恭等又殺南陽王敬猷等明帝殺安陸王綏等十三人又殺廬江王緯等齊明帝殺鄱陽公綽等七人又殺衡陽王鉉等四人殺西陽王子明等三人又殺河東王鉉等

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  
成于晉晉

按在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

晉人秦人者貶之也王氏箋義曰晉侯為盟主用

危國之道故稱人以示貶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

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與師

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

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

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

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

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眾圍人

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

也而一國結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注氏曰

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  
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借秦以圍之蓋以鄭二心於  
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  
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况二國同役  
而不同心春秋與秦而人非子之蓋有在矣廬陵  
秦晉之爭始此夫與秦以非子之蓋有在矣廬陵  
秋所書大抵皆與晉之功於是盟于温自穆公豐  
憾而從晉力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温自穆公豐  
於齊鄭戮力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温自穆公豐  
輔晉之孤心變矣文公既卒而般戰啓武一語而  
秦亦六與數十年報復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  
襄公十一年戰十年報復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  
之文始絕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就僅止

卿景

春秋左傳卷之六



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 介人侵蕭

杜氏曰蕭宋附庸國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宋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杜氏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兼

### 公子遂如京師

此聘周之始

### 遂如魯

此聘晉之始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以尊遂乎甲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杜氏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注氏曰謂本受二事之命也穀梁云遂繼事之

辭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注氏曰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專命再行

生一事也注專事之辭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

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注氏曰聘問之幣非已所能給婚姻之事非已所敢專

故知皆受命於君何休謂公子遂橫生事矯君命

誤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注氏曰孫宿救台遂入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家宰上

卿亦專繼事



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  
莫厚焉張氏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  
聘而幸周公實來則已尊矣魯侯既不朝京師而  
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陳氏曰  
京師不敢不如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  
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  
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臨川吳氏曰  
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聘本欲初聘於晉但先至  
室既先來聘也慢王容不報故因聘可見晉之  
周而後如晉聘也慢王容不報故因聘可見晉之  
書之禮莫大聘者七惟春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  
常之禮莫大聘者七惟春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  
僖公者四而朝王之寵自勤而報之入春揚天子之  
於京師以魯之望國之二賢君而對揚天子之朝聘如

命者如是其簡慢况晉未聘魯而魯助往聘周先  
雖然猶勝於隱桓之受聘而魯不報者事也王霸之  
四見於經桓桓糾以瀆三綱而書名閱之來聘禮雖  
過厚視此二條與公如秋師則會其罪薄乎云爾蘆  
李氏曰此二事出春秋則如晉為逐事是王事書  
遂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逐事是王事書  
為遂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逐事是王事書  
云大夫無遂先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逐事是王事書  
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亦不得為政爾按何得公未失政  
爾穀梁謂不取叛京師便有何理乎遂  
壬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晉文七年齊昭四年衛  
文十四年曹共二十四  
宋成八年秦穆三十一  
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禮子



左傳春取濟西田新得諸曹地必使戚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館人告曰曹地自非以諸南侯東傳于濟之曹也  
從之取未伐于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侯執曹伯班其  
伯班其也取未伐于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侯執曹伯班其  
侵班其也取未伐于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侯執曹伯班其  
水自禁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孫氏曰齊西田  
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也曰齊西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  
侯而魯取齊氏曰左氏以為晉侯與曹陽地無異蓋魯  
濟而西之田皆魯侯嘗見之入于曹晉侯執曹伯班其所  
伯而反諸侯凡內魯之於今不繫國者吾  
故田也邑魯為外內所奪之書復吾故田而謂  
可之田也濟西固我之有失之曹也復吾故田而謂  
曹之取何也本邑亦無異辭不當取也難取春秋之法

不以亂易亂高氏曰凡取人者其有罪難見而取  
止其名曰取所以顯微也無氏曰復魯疆之私憾而  
非以其有也取之義乎或奪之蓋以命魯正疆之私憾而  
非討其罪也歸之意也夫其地皆魯之疆也魯侯此擅  
備晉文而歸之也王盟主所以錫魯也夫然嘉尊王分  
奪無命于王盟主所以錫魯也夫然嘉尊王分  
能是曹則晉責其所以錫魯也夫然嘉尊王分  
以是曹則晉責其所以錫魯也夫然嘉尊王分  
不係曹則晉責其所以錫魯也夫然嘉尊王分  
文陽則亦魯故田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  
濟陽則亦魯故田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  
所強以之非彼取自歸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  
有七防以之非彼取自歸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  
却東防以之非彼取自歸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魯故田也  
復故地則不沂齊取穀伐莒取地則氏言言言言言言言  
之小國而滅之則之諱不取知侵伐而亦止書取取取取取取











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禮記禮運疏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為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以臣公尊。以二王之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曰魯之郊。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謂周禮也。周公不享其祀。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禘氏曰杞宋存禹契之後。是宜以禹契配。愧是周公之祀。未絕魯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無告神祭之終也。禘以常事古法。今以致福于主人之辭。而依舊禮無敢終也。禘以常事古法。今以致福于主人之辭。而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別。

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家語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而主。至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也。其者。天用之。禮也。魯無冬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具。牲用陶。尚赤也。牛角。至大郊。祈穀於上帝。此二命。器用陶。尚赤也。牛角。至大郊。祈穀於上帝。此二冬。至祭上帝。既以獻命于禩宮。卜之。日。主親立。於澤宮。







禮記之書亦有備物典冊語則何未敢以此而盡棄  
於上公羊書以又曰郊之用則何則也古者大事皆常  
禮不以止之牲與於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非常  
禮而巳春則天與日亦按也周所上帝前不期太宰帥執  
亦而巳與牲也書亦上但所上帝前不期太宰帥執與

### 不從乃免牲

公羊傳曷為或言免牲者或言免牛者穀梁傳免牲也免牛非  
禮也免牛何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  
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  
賢人幾僖公不共杜氏曰亡乎人言無  
古者大事決於上卜周禮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  
執事而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逆書內吉注謂  
謂祭祀上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不從者謂日  
等事

### 猶三望

左傳四卜郊而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  
上怠慢也望祭也然則曷祭亦無望可也公羊傳三郊也  
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亦無望可也公羊傳三郊也

不吉也郊則不復言也  
可再言或言牛何言復言也  
則免牲或言牛何言復言也  
一則免牲或言牛何言復言也  
也禮則七年不書免牲成矣  
獨成七年不書免牲成矣  
免牛與三望同書免牲成矣  
而夏三望同書免牲成矣  
衣纁裳三望同書免牲成矣  
尚不而後免之普置之不敢專也  
矣卜而後免之普置之不敢專也



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而

望祭也社氏曰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也何以書識

而望因於柴書之曰望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顛巡守

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淡

子有方望無所不通星宿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

封內者則不祭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

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

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

為也茅堂胡氏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夫子以為

而一也魯諸侯也望然也禮成山川望祭在郊禮之

既不殺於天于望然也禮成山川望祭在郊禮之

東而望蓋望而猶四方望然也禮成山川望祭在郊禮之

牲卜之曰名父牲成而卜卜之日也魯慢也魯人必

也蓋疑魯之郊矣郊必其日也魯慢也魯人必

之公羊謂泰山下河海鄭氏謂也海以諸侯祭其封內云

春秋左傳卷之...







秋圍衛

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內  
女通人者而來必謹記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  
其通示有別遠嫌疑也記  
於他乎此義行無出武之禍矣汪氏曰前漢高帝  
稱制檀王諸呂幾危劉氏唐武成以高宗時與臨朝  
遂致廢黜中宗自登大寶革唐為周臨川吳氏曰  
杞伯姬自來求婦蓋疑不自來求則婦不可得也  
求而得偕公來求女叔姬為桓公求則婦不可得也  
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非禮矣桓公五年乃見經伯姬於  
莊公時一會來已非禮矣桓公五年乃見經伯姬於  
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卒次子桓公繼立其朝而遭  
甲國又見入故二七年矣伯姬又來此越禮意欲  
婦是特伯姬扶其小弱也張氏曰成公之越禮意欲  
親魯借援以扶其小弱也張氏曰成公之越禮意欲  
之不終或扶其小弱也張氏曰成公之越禮意欲  
以志其非禮爾公與於此與陸氏曰成公之越禮意欲  
兄弟之辭有禮爾公與於此與陸氏曰成公之越禮意欲

蜀杜氏曰夷狄患中國晉文不能圍衛若無晉霸然豈  
以晉文居狄之  
久而狎之與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穀作於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薨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  
祀相審武子不享於此久矣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  
何事相之成不享於此久矣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請改祀命也  
帝丘東郡濮陽音項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  
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詩見  
苑丘我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  
小序我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  
七年隱公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  
攘我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二年見僖公今又為狄所圍



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齊桓即世衛文自忘齊桓之德從宋襄公伐齊殺豕嗣而攻不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衛人忘恩而啓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蒙氏曰齊桓晚年不能救黃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爲盟哉

**附錄** 左傳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襄王二十有二年晉文八齊昭五衛已十四年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捷公竹接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秋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臨川曰報前年狄圍衛境言侵不言伐不乘其亂始敢討之也狄請平焉馬氏曰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乃衛人所欲是盟會中國



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歆血以要之哉蜀杜氏曰衛反與之平就而我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况盟之乎張氏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桓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祀子自謂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擊之必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曰孟吾西乞白使不出師於東門之外謂之哭爾何知孟子吾西乞白使不出見其入也公使哭之曰何知孟子吾西乞白使不出二蹇叔之入也公使哭之曰何知孟子吾西乞白使不出

叔爾也必死是問余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不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陔氏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不書則亦書如王殺周公子黑肩王子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殺昭公及子亶子儀不衛成公奔燕陳佗殺太子免鄭春秋不得而書皆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諸國之



史而大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廬  
陵李氏曰晉文三十二年春書錄文侯之命曰晉有二年城  
濮始主伯迄文三十二年春書錄文侯之命曰晉有二年城  
之業蓋文侯之賢也春秋詳文侯之命曰晉有二年城  
以和也文公之興其侯易於齊桓公之命曰晉有二年城  
法也既入國而事不見於載於齊桓公之命曰晉有二年城  
公既入國而事不見於載於齊桓公之命曰晉有二年城  
之懿功不削而事不見於載於齊桓公之命曰晉有二年城  
晉侯不削而事不見於載於齊桓公之命曰晉有二年城  
立讀無不為之勤王固君臣之美然內何以所承也春  
是復略之勤王固君臣之美然內何以所承也春  
而為之勤王固君臣之美然內何以所承也春  
之乃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至以諸侯上何利所  
楚之深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至以諸侯上何利所  
此其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至以諸侯上何利所  
桓公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至以諸侯上何利所  
文公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至以諸侯上何利所  
遲迴公一也駕而城濮之文公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  
蔡邕曰桓公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至以諸侯上何利所  
失鄭蔡侯又盛乎桓公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至以諸侯上何利所  
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與夷夏之盛衰非義一哉至以諸侯上何利所

之功多於桓公者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  
桓公之功多於桓公者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  
誣實此非致秦則桓公與楚爭黃河而秦與楚爭黃河  
文公謂此非致秦則桓公與楚爭黃河而秦與楚爭黃河  
桓公謂此非致秦則桓公與楚爭黃河而秦與楚爭黃河  
王人不敢為也桓公與楚爭黃河而秦與楚爭黃河  
之君不敢為也桓公與楚爭黃河而秦與楚爭黃河  
抑君不敢為也桓公與楚爭黃河而秦與楚爭黃河  
是廢矣不可也桓公與楚爭黃河而秦與楚爭黃河  
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夫君則子華懼其網五常於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  
杞桓十(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衛)成六(蔡)莊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



則寡謀無禮則脫險而脫又不能謀先無敗乎及  
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敝邑積行則備一者不  
敝且使使告者于淹居則具使視之客館則束載厲兵夕  
衛矣使使皇武子辭焉曰穆公行吾子淹之邑於原圍子  
馬矣使使皇武子辭焉曰穆公行吾子淹之邑於原圍子  
鎮宰竭矣為武子辭焉曰穆公行吾子淹之邑於原圍子  
貝固也吾子孟明曰麋鹿有備矣不可異也杞子奔齊逢  
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麋鹿有備矣不可異也杞子奔齊逢  
圍之不繼吾其還也鄭有備矣不可異也杞子奔齊逢  
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書滅滑者不能著矣張氏曰孟明規  
也而肆其悖心無故而滅滑者不能著矣張氏曰孟明規  
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人之罪著矣張氏曰孟明規  
六年同盟于幽二書罪人之罪著矣張氏曰孟明規  
入滑矣蓋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士洩者寇帥師嘗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而歸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  
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  
敗必逆反敗秦下左穀有師字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傳晉原軫曰秦圍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  
不可失敵秦不可縱秦圍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  
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無禮何施乎先軫曰秦師樂  
哀吾喪而伐之吾同姓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命  
日與姜戎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命  
遂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右夏四月發  
凡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右夏四月發  
遂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右夏四月發  
吾君以寡君若得而食之始不厭君請三術白右夏四  
戮於秦以寡君若得而食之始不厭君請三術白右夏四  
公曰夫人請之寡君若得而食之始不厭君請三術白右  
原曰夫人請之寡君若得而食之始不厭君請三術白右  
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軍實而長怒曰武夫無日矣  
驂以命孟明處父追之軍實而長怒曰武夫無日矣  
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若得而食之始不厭君請三術白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君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  
秦何夷狄之也曷而為夷狄未有不亡者  
與蹇叔之子送其老塚上之木拱矣爾必知殺出百里怒  
典蹇叔之子送其老塚上之木拱矣爾必知殺出百里怒  
是文王之與蹇叔非敢哭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  
哭也遇之殺橋以鄭伯之命而為師擊之或曰弦高者鄭  
商也遇之殺橋以鄭伯之命而為師擊之或曰弦高者鄭  
無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  
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在乎殯而用師之危不親之則  
詐戰不日何曷為日也秦越千里無險入國進不  
能守退敗也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  
為狄自穀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伯里子曰與蹇叔之木  
諫曰千而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伯里子曰與蹇叔之木  
曰女死必於知師行百里有不亡者秦伯怒曰於是何為  
里子與蹇叔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於是何為

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無不  
則我死矣晉人與蹇叔之子送其老塚上之木拱矣爾必知  
者其釋癩而主乎戰也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  
正其釋癩而主乎戰也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  
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未葬  
周以襲人眾所共憤故書晉南鄙戎子  
駒氏曰美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  
駒氏曰美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  
按畫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  
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  
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  
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  
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丕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  
背惠黑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海陵胡氏曰荷殯  
晉侯稱人孫氏曰秦人入滑雖曰不可晉襄起兵故  
戎要而敗之則又甚焉死人于險非仁也却喪用



兵非孝也故書晉人及姜戎以疾之陳氏曰晉之  
伯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  
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穀曾不十年秦晉之構怨  
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言及特書人而晉子賤不競  
而楚伯是故外會師十年書宋人及齊人蔡人  
人惡晉也高氏曰桓十四年書宋人及齊人蔡人  
衛人陳人則知宋人者晉侯也皆所以深罪之也視秦  
姜戎則知晉人者晉侯也皆所以深罪之也視秦  
猶狄其罪云何客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  
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  
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  
不言師狄之也劉氏曰其謂之秦何秦之所以為  
狄者與人之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  
人棄其師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  
而棄其師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  
狄于箕之類也王氏箋義曰書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  
帥被執喪其類也王氏箋義曰書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  
狄無謀而貪故書秦如狄堂斯貪而無謀者也穀三  
倫明王道故尊中國而書爵即夷狄而舉號不以天

地之遠近分貴賤也若居中國而不忠不信無禮  
無義則亦夷狄之秦晉所宅皆帝王舊都而書敗  
秦于穀晉伐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激  
鮮虞是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激  
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  
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  
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  
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  
存天理也家氏曰春秋惡秦之用詐襲人而狄之  
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張氏曰左穀作秦師公而  
羊無師字蓋得聖人之意○張氏曰左穀作秦師公而  
從之也汪氏曰穀梁以敗秦謂狄秦蓋亦所傳加師  
陵李氏曰穀梁以敗秦謂狄秦蓋亦所傳加師  
狄不言戰之例則亦必有其師為秦之蓋援中國與  
為狄自殺始則亦必有其師為秦之蓋援中國與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臨川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所間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間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

些言子斯反些言婁公作叢穀作些言樓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之見詩楊之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為太廟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眾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與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知以取利具事直書其罪見公臣間有升陘之役十歲矣取利未始侵我公也齊桓之取其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家氏曰齊桓之取宋楚爭伯魯乘之伐之知歲至於再今晉文方沒



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却歲至所以再每乘伯

#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  
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柩如賓之禮也治民君請用諸文  
公曰敬德之釋其妻也承事如必敬待之則與也禹管不敬仲有  
罪聞之敬出曰門如賓承事如必敬待之則與也禹管不敬仲有  
不共也實對曰以舜之罪也康誥曰厥父不慈于不與也禹管不  
且居功也中軍以為再命命大先夫反自箕襄公以體君取命節  
子之任也輔曰以命命別缺為卿復與之晉亦未軍  
行原陽邑縣南有箕城臨川吳氏曰秦晉同圍鄭秦  
太及鄭盟晉縣南有箕城臨川吳氏曰秦晉同圍鄭秦  
擅其寇中伯國唯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  
今晉襄紹伯國唯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

以侯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陳氏曰晉帥大  
諸侯以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陳氏曰晉帥大  
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非中諸侯之敵  
故不書戰晉也冢氏曰我狄賤微非中國諸侯之敵  
而止書敗

#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張氏曰比事觀之問晉而虜親往所以因齊聘而朝之  
以自託也蜀杜氏曰卿入拜譏公親往所以因齊聘而朝之  
曰周公下禮聘而卿入拜譏公親往所以因齊聘而朝之  
冢師之恭拜寵光於魯實曰天子常使禮宰周公來朝聘重  
京師之恭拜寵光於魯實曰天子常使禮宰周公來朝聘重  
知命之夫往耳今齊侯使公實曰天子常使禮宰周公來朝聘重  
禮命之夫往耳今齊侯使公實曰天子常使禮宰周公來朝聘重  
厚者薄而往耳今齊侯使公實曰天子常使禮宰周公來朝聘重  
不致此特書至所危者厚經自莊公娶鄧女之後如齊  
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之慢王而鄭齊之魯皆於有  
於爭伯也初立伯事未定之慢王而鄭齊之魯皆於有  
外故不踰年而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



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絕續之會三強睥睨之狄歟

#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本氏曰即安也公就所安不終行路寢也周制王宮

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抵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抵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

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

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

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

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

抵  
三

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三寢於小寢下楚宮高寢者各一當疾革而居者

正寢王所命於終其公卿大夫將終必養有素神多

藉此人君沒於正寢之禮也非夫存養有素神多

不亂此豈能盡將終之禮也魯桓公初歲內用公在位

三十三豈能盡將終之禮也魯桓公初歲內用公在位

滅文仲而復安自十七年故能去慶父之姦蠹使魯

外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故能去慶父之姦蠹使魯

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所須從齊會盟征伐

復泮宮於淮夷牧桐野雖臣一時誇於先也立闕其

實然禮祭未返遽有知師之敗下之協治槩可過其

矣但盟禮祭未返遽有知師之敗下之協治槩可過其

起維其伯事有不足禮以信輔齊侯而後宋襄陽

荆蠻尊之先代協贊姻鄰以魯然與齊侯而後宋襄陽

卒後備文仲之竊位公其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

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遠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

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遠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

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遠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



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頊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鄴之耻此僖之不得全為資侯也况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魁也欤

###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類公作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何氏曰周之十月也章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陰假陽威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臨

川吳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落成實皆冬暖之咎微也劉氏曰九月其卦為剝而落成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金氏曰李梅當剝落反實先花而後實不書花是故以天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 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序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東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季我季我對以使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怨 也慶軒蔡氏曰哀公之問季我蓋謀討三桓而為心故夫子責之對因戮人于社附會於周人之木 也在聖人則能屢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



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襄陵許氏曰信  
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日桓之盛自信公始  
卒以微細所答謹人君之明也此下之應陰陽不殺大生殺  
遺徵而類皆繫二人君之不德必詳志之陽不殺大生殺  
實從之類皆繫二人君之不德必詳志之陽不殺大生殺  
動植之類皆繫二人君之不德必詳志之陽不殺大生殺  
陵李氏曰類皆繫二人君之不德必詳志之陽不殺大生殺  
皆謂舉重也

###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襄氏曰許自文公  
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於楚也伐先世所不能承  
之許孔致襄公今年敗秦敗於楚也伐先世所不能承  
業之志自以為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  
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附錄左傳趙盾門于上未救之與晉師夾泚而下  
外僕髦也禽之獻于上未救之與晉師夾泚而下

陽子患之使謂于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  
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違  
紂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上欲涉大  
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如紂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亦罪莫大焉王臣諸子宣言曰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也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  
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七

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曰文。愛民。

周 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

鄭 詳見僖公元年。

齊 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立。



宋

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

晉

襄公繼霸魯文公六年襄公卒

衛

詳見僖

蔡

魯文公十五年莊

曹

魯文公九年共公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

陳

魯文公十三年共公

杞

詳見僖

韓

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

邾

魯文公十三年邾文

許

魯文公五年僖公

小邾

詳見僖

楚

魯文公元年冬成王遇弒子穆王商臣







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漢孔氏曰舜服竟喪三年甲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蘇氏曰神宗則告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

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蔡氏傳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候服旬服之羣臣咸在百官總已而臨羣臣也至三祀十有一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蔡氏曰喪既除以歸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衾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末知當此際合如



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庶人不同故  
孟子有二月朔亦未之學喪之語謂此類也  
皆不可用凶服也禮命以告即位奉祀  
猶以大事當先帝之命以告即位奉祀  
始死正嗣子改元既葬黃氏曰嗣子君  
書元年合正嗣子改元既葬黃氏曰嗣子君  
三載四年海即密入音年正格于也  
以冕服奉嗣王歸于終則元正之日  
然崩薨之日或歸于終則元正之日  
告廟攝臨文定及九君則以喪繼世  
一而謂之宜如君先君之則以喪繼世  
不可廢也竊詳春秋官總前已聽攝  
禮故孔子臨也竊詳春秋官總前已聽攝  
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太甲廟改元而命

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蒞會盟  
表而天則下不待諭年而即服蒞會盟  
巨傳然昭即位不亂豈古者即服蒞會盟  
無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大夫葬晉平公禮後世雖  
大畢以喪服見新君叔向辭之大夫葬晉平公禮後世雖  
鄭伯如晉宣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  
侯喪禮猶承國於先君隱得書即位故胡氏隱於此始  
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隱得書即位故胡氏隱於此始  
發告廟臨也但春秋朔字  
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朔字

###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  
下必有後於魯國公羊傳其言來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杜氏曰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太變也不以得禮為常

事而不書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何氏曰其或失

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

義者矣王氏曰失禮如成公親葬晉景公害於王

氏曰天子所以見弑賊不討及無賊桓公之薨王類家

榮叔錫命王不稱天為追命篡賊而貶也成風之

葬而幾之也僖公魯之賢君書天夫人之禮於會

葬無貶也王會葬者豈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唯恐

月而王臣來會也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時也履

失期而先至也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時也履

而襄王遣使至也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時也履

附錄左傳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

或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

士者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

所禴則有錫敵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

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敵冕圭

璧然後歸是已杜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

亦其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

此也



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  
 予之玄衮及黼是已詩采菽朱子頌天子燕諸侯  
 諸侯也路車金路以黼賜之如斧形繡之於裳也言諸  
 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賜之今雖無以予之然已其  
 侯來朝則必有以賜之也  
 路車乘馬玄衮及黼賜之今雖無以予之然已其  
 視爾百師用賚爾魯大父魯一鹵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  
 命晉侯有賜之服大舟弓茲盧矢因其敵勳功而  
 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  
 中心既設一朝享之是已詩彤弓朱子  
 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詩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  
 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  
 予人一也中心既設之言其速也王中府實欲之  
 外也以朝無享之留顧惜之意也左傳文四年齊  
 舉以日諸侯敵王所佩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武

始二矢一始越五月是是宴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汪氏曰  
 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  
 也何氏曰文公即位當朝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為諸侯文公即位當朝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王以諸侯文公即位當朝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其賞無功爾安得錫命乎過或問趙氏曰穀梁  
 子云無功爾安得錫命乎過或問趙氏曰穀梁  
 中官無功爾安得錫命乎過或問趙氏曰穀梁  
 侯也乃諸侯在喪稱子亦非禮也汪氏曰非禮也  
 而王不乃諸侯在喪稱子亦非禮也汪氏曰非禮也  
 必誓於受命於廟命天子亦非禮也汪氏曰非禮也  
 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及君薨命三年喪王既葬  
 服入京師見天子錫命世子及君薨命三年喪王既葬  
 其服入京師見天子錫命世子及君薨命三年喪王既葬  
 服之入京師見天子錫命世子及君薨命三年喪王既葬  
 立世以歸設奠於祖廟及其嗣位又臣民請命于京諸



師王不辨罪因而非命之兩失之矣公羊以錫命并  
加服之說為疑夫或曰冕者謂命也  
文定王之錫命而命者此命也  
蓋天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錫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立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內史叔與父也命及成文公皆命也  
也榮叔與父也命及成文公皆命也  
而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非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錫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之錫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李錫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諸侯初即位命天子賜已見命元如年此條命也  
羊王為錫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受王為錫命者武公為伯侯召武公此命也  
詩人子禮衣且吉之惠初立王侯執信命也  
故人之禮衣且吉之惠初立王侯執信命也  
璧故人之禮衣且吉之惠初立王侯執信命也

平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  
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于公不朝使孔  
朝王于温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于公不朝使孔  
六歸京師取之獲孫昭子王侯其鄰國曰衛成公不朝使孔  
執歸京師取之獲孫昭子王侯其鄰國曰衛成公不朝使孔  
也襄公嗣位欲脩伯業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于公不朝使孔  
聽且居之言復歸於王所乃命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  
侯於遂廢今襄公克於晉昔年桓公伐衛取于諸侯  
霸業遂廢今襄公克於晉昔年桓公伐衛取于諸侯  
君意雖秦卿師不書故伐衛書晉之繼也盟主首能威服諸  
三年意雖秦卿師不書故伐衛書晉之繼也盟主首能威服諸  
不書荀偃秦卿師不書故伐衛書晉之繼也盟主首能威服諸  
深探其本也汪氏曰元年宣代晉書襄十年不書福陽書晉  
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經書晉侯而傳言大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







願俱倫反公穀作髡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  
訪也楚國之舉桓在少者且是人也而多愛點乃  
亂也商臣聞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也而點商  
臣也商臣聞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也而點商  
潘崇曰欲殺汝而勿敬也告從之江崇曰若何而察之  
君崇曰欲殺汝而勿敬也告從之江崇曰若何而察之  
事諸乎曰宮甲不圍成王乎請食熊羆而大事乎曰  
十益以宮甲不圍成王乎請食熊羆而大事乎曰  
室與潘崇使為大且掌環列之尹以散其為太子  
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  
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誠  
子也觀則父也尊則君也親有君之尊禮記文王世  
氏曰楚特號世已父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以商臣  
之逆故特書世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  
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

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  
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  
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  
從之見唐孝欽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  
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  
才性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  
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  
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  
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



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  
 將懣音聳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  
 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秦請弗旨而見醜矣唐  
 弘本傳帝語侍臣弘仁孝宿體大臣未嘗有傳者  
 過而武后將聘志弘奏請數弗旨后醜殺之  
 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  
 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  
 崇為之師汪氏曰使楚願擇賢得如宋左衛  
 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中降而不憾憾而能矜  
 者鮮矣乃欲黜兒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  
 而使江羊音詳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

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願願以在二十三年篡立  
 侯毒被天下汪氏曰楚願以在二十三年篡立  
 四召陵之後圖許敗徐滅黃齊桓既沒益肆憑  
 陵執襄公伐宋而獻捷于魯戰泓而宋襄遂如其  
 身既而伐齊成穀合諸侯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  
 侯圍宋天下之禍替矣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  
 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王氏曰  
 其兄熊羆而得位者終不免商君不君則臣不臣  
 臣之禍天道好還豈不昭然然君不君則臣不臣  
 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  
 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  
 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陳  
 曰楚國未志其志願何世子弑君不可以楚不志  
 也張氏曰商夷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  
 世如勾奴頭曼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  
 忠曲曼囊皆以外夷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



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知餘殃千載一戒以故商  
臣防人猶有驟欲廢立已蓄之致死楚成於此汪氏曰商  
省矣怨子而猶有廢立之志變經許世子其斃也今  
考世予弑君父莫大以之致經許世子其斃也今  
楚商之臣未至般皆其君有以之致經許世子其斃也今  
公教之曰未至般皆其君有以之致經許世子其斃也今  
臣之獄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其獄乎商知所傲乎悼

###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馬禮也此君社稷之忠信也  
脩舊好要結外援好鄰國也此君社稷之忠信也  
道也忠德之正也信也禮也見諸侯之廢明諸侯之  
則國者皆喪娶劉氏曰左氏禮也見諸侯之廢明諸侯之  
故推以禮杜氏見禮非也左氏禮也見諸侯之廢明諸侯之  
喪而吉反禮經越禮以禮教後世之言遂推以爲當  
代於諸侯不朝聘越禮以禮教後世之言遂推以爲當  
之通喪又朝聘越禮以禮教後世之言遂推以爲當

傳公三十年辛周伯錫命則待公子往拜而赦于亦初聘且  
不齊聘于晉以此年辛周伯錫命則待公子往拜而赦于亦初聘且  
于齊聘于晉以此年辛周伯錫命則待公子往拜而赦于亦初聘且  
不齊聘于晉以此年辛周伯錫命則待公子往拜而赦于亦初聘且

附錄左傳穆伯如齊始聘馬禮也此君社稷之忠信也  
秦伯曰皆是孤之言則對矣孤實貪  
貪人敗類聽言則對矣孤實貪  
惇是貪夫也孤之言則對矣孤實貪  
以禍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襄王二十二年  
申襄王二十二年  
秦穆三十五  
陳共七  
楚穆王商臣元年  
宋成十二年  
鄭穆三  
曹共二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王氏曰彭衙秦地而  
欲戰夫敵加於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  
矣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  
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  
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然之方也然則  
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  
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  
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  
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  
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然之方  
王者之事也  
日秦氏曰秦有大惠於晉不可忘也前

左傳春秋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於秦師中趙衰佐之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居為右甲子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從以御戎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萊駒從以御戎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與女暉為難暉曰盍死之箕之  
 吾未獲死所於其友曰吾伯與女暉為難暉曰盍死之箕之  
 則害上登於明堂而亦不義非暉也周志有之暉曰  
 吾乃知我求死於無姑待秦師及君于王赫斯怒於孟  
 死馬晉師從之亂怒大敗秦師及君于王赫斯怒於孟  
 詩曰君師從之亂怒大敗秦師及君于王赫斯怒於孟  
 怒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孟明  
 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大夫念爾祖  
 聿脩厥德孟明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大夫念爾祖  
 越國襲秦孟明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大夫念爾祖  
 襲人難念秦罪也忘親念德不可當也詩曰大夫念爾祖  
 與戰故書晉無罪也忘親念德不可當也詩曰大夫念爾祖  
 西地馮翊陽城及忿以辭取敗故書敗績杜氏曰彭衙秦  
 西地馮翊陽城及忿以辭取敗故書敗績杜氏曰彭衙秦















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聖龍之會矣  
廬陵李氏曰內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  
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二國矣○燮氏曰左  
氏曰書士穀堪其也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不論  
堪與不堪若不堪  
其事自當罪爾

### ○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  
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亦旱之日  
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  
憂雨也不憂雨  
者無志乎民也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  
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  
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注氏曰據

六月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  
雨

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曾襄自此

始矣孫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書惡文公怠於國

陽之氣不和而恒陽為災者八月禮稱至于八月不  
無恤民之心若未終而屢行朝聘會盟祭文公漫不  
早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范注亦云未為災誤矣蓋  
早為災而綱目於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  
兩至其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為災可知矣

###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  
曰吾禮也君于以為失禮無不順祀也國之大事也  
而順禮也君于以為失禮無不順祀也國之大事也  
先之謂禮乎子雖先聖不先父食之矣故禹不  
猶上祖也先契文不先齊宋祖乙鄭厲王  
帝皇祖稷曰禮謂其秋匪解享祀不忒皇厲王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也作虛器三不知者三爰居三不  
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何大裕也縱逆祀何合祭也其合  
也公羊傳大事者何也陳于太廟者何也升廟也何也  
祭何也五年而再殷祭者何也升廟也何也升廟也何  
于太廟者何也五年而再殷祭者何也升廟也何也升廟  
傳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  
後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  
行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祖也  
有事者時祭也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  
有以事無大事者其曰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  
出以事無大事者其曰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  
稱有事無大事者其曰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大事也  
魯之郊禘非禮也趙氏曰下事曰外祭而加者矣則以  
書祭名郊禘非禮也趙氏曰下事曰外祭而加者矣則以  
之主食於太廟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前從太

王父臨川吳氏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曰  
者五廟而合祭也曰有事于大廟者曰禘曰郊曰廟曰  
大廟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禘曰外祭而加者矣則以  
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禘曰外祭而加者矣則以  
太廟也祭自伯禽以下禘曰外祭而加者矣則以  
為大君已逾年則不論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  
子之有無自當立廟論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  
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  
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  
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矣公羊則曰其逆祀  
先禘而後祖也何氏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穀  
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  
閔僖非祖禘而謂之祖禘者何臣子一例也何氏  
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尊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  
閔下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















婚姻常事不書注氏曰據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幣惟此年及莊公親往則書之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何氏曰僖以十二月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且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開邪復禮之意臨川吳氏曰此年十二月始大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注氏曰喪雖二月始大月大祥然十月而禫必二十七月氏曰喪雖二月始大秋凡書四時皆指首月此書冬則始為終制况春僖公之薨甫及二月三月此殺衰而圖婚失禮甚矣宣公元年送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其篡立之罪已極於喪娶乎何誅乎劉氏曰左傳云禮也則是喪娶為禮不亦悖乎杜預遷信公薨月以就傳

說然此年大事于太廟則已除喪矣

○  
丁襄王二年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一

成十九陳共八杞桓十二宋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左傳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日潰

在沈姬姓國



按在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  
曰潰衆散流移若積五國皆稱人將去非命卿也  
水之潰自壞之象也積五國皆稱人將去非命卿也  
薛氏曰晉初有志於諸侯重隴使沈在汝南平輿  
士藪蒞之伐沈命其徵者怠也  
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  
民人逃散不能可知矣  
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雖  
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  
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  
也或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為而不為  
罪于今鼓勇而使晉棄仗義而前楚商臣負滔天之  
侯孰不為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以晉之霸業有光  
商臣為戮乃視非已事使元兇得以獨沈哉棄公舍  
於前小國矣以抗衡中夏懷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  
其從大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

# 夏五月王子虎卒

**附錄** 左傳 衛侯死  
陳拜晉成也  
而獵狐兇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故春秋  
臣書名氏者詳內且明諸國皆卿行書則知魯政  
也文公三年之詳內且明諸國皆卿行書則知魯政  
盡在諸臣矣漢五行志得臣累見於始專政信夫  
王氏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之自伐始會諸  
大夫救患自鄭始春秋皆服人謂之與沈始會諸  
專政也蓋舉兵伐鄭威之畏服人謂之與沈始會諸  
人使免於患所謂大福也威之畏服人謂之與沈始會諸  
之則有害於此二後皆賤之所戒威福之聖人見  
微知著故於此二後皆賤之所戒威福之聖人見  
下移

左傳 夏四月乙亥主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







明之臣也其不鮮也能懼思也于桑之忠也其知人  
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  
孫謀以燕翼子子桑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馬治  
以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其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殺尸而還其稱人  
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  
損德之脩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  
杞子之請遣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  
窒也及敗於殺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  
復起彭衙之師報殺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  
不能懲也張氏曰穆公既歸自殺而作秦誓矣然  
敗之心不能勝其耻乎今又濟河取刻人之稱斯師也

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  
是見我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  
稱人備責之也茅堂胡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  
其終能悔而改爾仲尼以怨與人君子大改過陳  
氏曰此秦伯也曷為貶稱人殺之誓孔子有取焉  
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  
經注氏曰穆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冀將  
來之善不貴勇夫而貴良士思媿疾而思彥聖期  
以保邦為念諄諄懇惻誠可為有天下國家者之  
法則夫子取之可以繼四代之書而門人引之以釋  
孟學報復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言終而  
春秋責其復至再必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之言而  
語而史記謬稱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  
召公賀以金鼓稱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  
卒其謂焚舟伐晉而遂霸者已非事實况證以經  
之書法自戰韓稱爵其後終穆公之身並以紀其  
爵則許穆公以伯者妄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此



後為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  
孟明之不解于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為  
胡氏論其義也

### 秋楚人圍江

左傳楚師圍江晉先伐楚以救江  
從齊故楚師圍江晉先伐楚以救江  
蓋江猶能守其國也深前既成黃矣而黃以近楚之國而  
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也故自城濮之役亦不師高氏曰  
晉文既沒棄公不討商臣弒之惡故楚人輕視  
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也盧陵李氏  
曰經書人以能辨皆敗辭也

### 雨蚤于宋

左傳隊而死也公羊傳雨蚤者何死而隆也何以書  
梁傳也外災不至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  
記異也外災不至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

似於雨來告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趙氏曰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普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雨兩歷代有兩血雨毛雨土皆是也汪氏曰外異因  
來告而書公羊云為王者之後  
記異穀梁以為災甚非也

### 冬公如晉十有一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  
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  
禮何樂如之抑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既之  
成之拜公賦嘉樂也張氏曰不書地盟于晉也侯降  
公之拜公賦嘉樂也張氏曰不書地盟于晉也侯降  
已定矣又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夫  
氏曰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者皆非禮也  
之故則期會于某地而牲軟以復與盟皆非禮也  
况因其朝聘而要之哉前年朝晉信已非處世之不  
于其國此年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



都甚矣文公之屈辱也晉襄苟懼其無禮曷不為會  
于晉魯之間以相盟乎厥後荀庚孫良夫卻擘孫林  
父向戎且因聘魯而要盟矣又其甚則杞子以三格  
之若亦即魯而敵盟焉始也魯君盟於伯國終也諸  
侯盟於魯世變可知矣廬陵李氏曰文公再如  
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為書公如晉之始

###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公羊傳此伐楚也  
其言救江何諶也其為諶奈何伐楚為救江也穀梁  
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以者不以者也孫氏曰此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也  
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救江  
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楚人滅江而救江  
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  
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

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  
之役鮮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  
必不待徹四境地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  
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  
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  
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  
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  
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  
春秋紀用兵之法也陳氏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  
秋之初有大夫帥師者矣未有若陽處父之專  
伐也內大夫帥師而大夫帥師則無駭帥師入極  
會師伐師於餘丘公孫茲帥師會侵陳是也而外大





戊申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 齊昭十 衛成十二 鄭穆五 曹共

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陽處也張氏曰帥師而  
出主名無君乃致患於自大夫若陽處也張氏曰帥師而  
臣諸侯為已任首豈得安居而此討罪之任付之  
國大夫而巳乎晉襄不能奉天討之罪也臨川吳氏曰  
秋以特書而巳其不楚之伐中國伯者所當救也  
江以從兵之國而受楚之徑移公之來即避之揚言也  
父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楚息公之怯也明矣  
不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楚息公之怯也明矣  
春秋書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楚息公之怯也明矣  
筆考於傳之齊桓伐厲以救鄭厲而書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楚息公之怯也明矣  
以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楚息公之怯也明矣  
齊桓伐厲以救鄭厲而書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楚息公之怯也明矣  
特起也豈非齊桓之責處父既不能徐亦止書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楚息公之怯也明矣  
者三惟齊桓之責處父既不能徐亦止書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楚息公之怯也明矣  
父有伐楚之名而勢而僅為侵楚之陋春秋蓋深  
惜之也

三十一 陳共九 杞桓十四 宋成  
十四 秦穆三十七 楚穆三

### 春公至自晉

汪氏曰自是公如皆致如晉者凡二十書至者十有  
三皆所以著其去國踰時之或辱故危之也  
始也昭定六如晉則有處父要盟之耻而不復焉又公若  
終也昭定六如晉則有處父要盟之耻而不復焉又公若  
書至之為愈矣人君舉動之得失可不慎哉據事直  
致者二安之也

附錄 左傳 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  
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  
也 曰 貴聘而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  
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傳其謂之送婦姜于齊何略也其禮成于齊也其大者誰也親送而稱婦或婦為其禮也曰婦有姑也公也其不言氏何也喪何與之也曰婦人與有也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禮同也稱婦也

禮記曾子問女往送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未廟視未成婦也

春秋誅意之也禫制未終服禫名感反汪氏曰除然平安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送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沐者亦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禮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

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鑿微知君最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鑿劉氏曰夫婦之際人倫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

國預有罪矣夫終卒不至於僞又非獨文公之罪也夫往

本國不皆賤之遂無所挾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

其後正故也始而刑其妻夫嚴之不能安其位

無以謹於禽獸者張氏曰其妻夫嚴之不能安其位

哀戚之異於禽獸者張氏曰其妻夫嚴之不能安其位

秋變之至也國君為正風教之納幣而三年之喪

之變已常事何正成國禮于齊所以變文云送婦

公自送常事何正成國禮于齊所以變文云送婦

以自送常事何正成國禮于齊所以變文云送婦

規則文第公使其事不書凶禮苟必送是公以禮聘



之而不以禮送之宜其不終也注氏曰春秋一經  
如齊通不稱夫人惟此年最略不書至豈非聖人責文公  
首事通而喪之禮則從同宣公之娶尤亟而書法加  
不詳行非禮也假令卿行獨可謂之禮乎公羊云  
手大非略也大夫也此雖無他証據然魯初納幣乃用  
也親而稱婦則婦或禮公與曰崇乎穀梁云逆者誰  
親也而稱婦則婦或禮公與曰崇乎穀梁云逆者誰  
齊逆婦且稱婦則婦或禮公與曰崇乎穀梁云逆者誰  
齊逆婦且稱婦則婦或禮公與曰崇乎穀梁云逆者誰

### 狄侵齊

江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棄無據却  
鄭則其地邢衛魯不紹故也王氏曰大國如齊狄侵者四

### 秋楚人滅江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  
諫公曰同盟滅國其不能救惟此四國憂遠謀也君子  
秦穆之謂也張氏曰江之圍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臨  
而無救之實江之受圍於小國可哀也夫江氏曰  
公羊云入不壅得肆其重者江國之二國從也中而致  
滅黃書伐而不言圍書其重者江國之二國從也中而致  
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又可矣

### 晉侯伐秦

左傳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逞忿以伐  
晉不復報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  
見秦且得報而自悔不復脩怨乃其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  
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

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  
辭又不可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宴樂之於宮是乎賦湛露則天子  
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千矢以報其功  
于賜之彤受命也諸侯敵王所愾千矢以報其功  
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彤受命也諸侯敵王所愾千矢  
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之季年諸侯朝晉侯成  
告于諸朝又使孔達侵鄭伐之季年諸侯朝晉侯成  
伯主其明年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伐而幸得孔達  
之請成執孔達以說於晉而衛遂得免於伐自孔達  
遭此衛服霸主而無事矣至次年春晉遂歸孔達  
自衛侯朝晉至秋而聘魯馬事大睦却以安社稷  
或者皆出審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如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傳冬成風薨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  
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末敢同嫡也杜氏曰在公妾稱  
公母風姓也赴同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  
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馬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夫子  
其實也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  
以夫人之名稱號之王氏曰據僖八年用其沒亦  
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陳氏曰夫人乃成風也其沒亦  
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夫人之禮也稱也喪  
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  
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  
賤其文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  
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



者也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禮春秋  
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  
所由變也薛氏曰春秋不沒其實也朱子曰借則何以取  
與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若妾母之義必  
氏曰嫡妾之分乃人為嫡必致庶孽正之禍敬必  
致以妾為嫡以妾為嫡必致庶孽正之禍敬必  
也後世妾及視乃習信文之尊庶孽而加以動於為  
又其甚則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而致移其宗社  
矣朱其於綱目書尊帝母貴人為后而致移其宗社  
立其辭而綱目直斥本春秋議成風氏為后然春秋  
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乃本國之史而  
亥巳 襄王三年 晉襄六年 齊昭十一年 衛成十  
成共 三十一年 陳共 三十八年 楚桓十五年 宋  
成共 三十一年 陳共 三十八年 楚桓十五年 宋

#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公羊傳合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合且賵何兼之  
非禮也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兼歸之非正也  
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兼歸之非正也  
含已不稱子義已大明稱叔存禮也范氏倫之甚失入  
日榮叔不稱子義已大明稱叔存禮也范氏倫之甚失入  
珠王曰含何氏曰大夫也榮叔諸侯以字  
賵歸含且賵者厚禮也母也賵此兼含賵仲子止歸  
成風莊公之妾天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魯秦  
子弗克若天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  
注不能順天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  
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序之者則天之  
所叙也所叙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



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言也夫婦人倫之本王  
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替嫡王不能正又使大  
夫歸舍賜馬而成之為夫人陳氏曰明常事不書  
之則遂命為夫人也春秋初命為夫人非也  
宣之敬棄之定如昭之歸命雖命為夫人不書  
夫矣孟卒不赴于京師孔子始曰則王法廢人倫  
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  
稱天以謹之也劉氏曰不知者乃謂天失耳故特不  
大惡也而譏之略是不過耳而不知者乃謂天失耳故特不  
君臣也而譏之略是不過耳而不知者乃謂天失耳故特不  
是以綱廢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  
亦喪明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皆無服而哭之亦  
職及喪去國夫喪及卿大夫士皆無服而哭之亦  
風之喪去國夫喪及卿大夫士皆無服而哭之亦

###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傳成風者何傷公之母也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  
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  
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  
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蘇子  
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

子非惠公之嫡故特為之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

妾母乎王之賜以合明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  
罪亦不可掩矣春秋三綱禮有如此者魯之往赴其  
公為數且盛而祭賣三綱禮有如此者魯之往赴其  
趙氏曰公穀每事須一非禮也據禮者亦悲夫  
人兼行兩若每事須一非禮也據禮者亦悲夫  
况喪禮之使也劉氏曰鄰國合盟王朝之臣一  
周事之用也亦非也宰啞言來豈又周事之用者乎



之變自此始矣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葬之復以  
小君之後世以妾母為正嫡至於喪事乃正嫡也汪  
氏曰後世以妾母為正嫡至於喪事乃正嫡也汪  
箋妾合葬焉如中宗之葬如漢陵嚴善思諫而弗止  
循襲而莫知其失矣孰有為如漢陵嚴善思諫而弗止  
文自謂則室之子而不以為嫌者乎

### 王使召伯來會葬

左傳王使榮叔來會葬禮也  
傳會葬之禮於節上程子曰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  
氏曰召伯天子卿也召采也伯爵也  
王臣下聘桓公宰書名示貶桓四年書而大夫  
再聘則無譏焉桓五年仍叔八年或以為從同同  
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  
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

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禭豐矣又使卿來會葬恩  
數有加焉注氏曰春秋君夫人葬唯僂是將祔之  
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  
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  
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蜀杜氏曰薨而賵  
使卿會葬乎故復去天以義家氏曰天子不可况又  
諸侯有會葬之禮非去天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  
服此年書召伯五年之問後先兩會葬也元年書叔  
或王不稱天伯五年之問後先兩會葬也元年書叔  
禮不稱天伯五年之問後先兩會葬也元年書叔  
王喪成風也莊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以夫人之  
命之季年更於魯也尤及於魯而何為乎成風伯  
人賜含之於魯也尤及於魯而何為乎成風伯  
夷矣宰咺嘗以人葬之是以懷諸侯而何為乎成風伯  
一也體也宰書名以則見王不待貶則召伯何見不稱天則  
召伯不待貶而自見也桓以少纂長成風以賵亂



嫡王命也。施之天。討也。故皆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禮也。非也。庶子為君。為正。又使其公。卿。會葬。何禮之有。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小。何。失。耳。未。可。集。以。為。過。也。何。至。遂。貶。去。天。乎。

###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且。賜。又。來。會。葬。矣。捨。天。正。而。謹。事。晉。不。待。賤。而。惡。見。也。臨。川。吳。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來。二。十。四。致。遂。會。葬。者。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踈。或。數。或。無。所。為。或。有。所。為。考。其。時。與。失。見。矣。

### 秦人入郿

左傳。初。郿。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郿。杜。氏。曰。郿。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遷。於。南。郿。郿。縣。高。氏。曰。

### 秋楚人滅六

左傳。交。拔。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師。師。滅。六。不。楚。昭。王。復。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強。去。郿。而。都。郿。矣。楚。昭。王。復。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強。去。郿。而。都。郿。矣。

###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錫。我。嗣。是。為。昭。公。附錄。溫。而。還。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公。克。高。明。柔。克。夫。子。壹。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沉。而。不。剛。及。王。不。可。以。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乎。天。為。剛。德。而。不。聚。以。去。之。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而。聚。



○庚襄王三十二年六年晉襄七卒齊昭十五鄭穆七

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

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 春葬許僖公

**附錄** 左傳 春 晉 蒐 于 夷 舍 二 軍 使 孤 射 姑 將 中 軍 陽 子 成 季 之 屬 也 故 黨 於 趙 氏 且 謂 趙 盾 能 日 使 能 國 之 利 也 是 以 上 之 宣 子 於 是 乎 始 為 國 政 制 禮 事 典 正 法 罪 辟 獄 刑 董 宣 逃 由 質 要 治 舊 珍 本 秩 禮 續 常 職 出 滯 淹 刑 董 宣 逃 由 質 要 治 舊 珍 本 秩 與 大 師 賈 阡 使 行 諸 晉 國 以 為 常 法 子

###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 成 文 仲 以 陳 衛 之 睦 也 欲 求 好 於 陳 夏 季 文 子 聘 于 陳 且 娶 焉 莊 氏 曰 行 父 季 友 孫 歸 川 吳 氏 曰 此 亦 行 父 欲 為 娶 也 氏 曰 行 父 季 友 孫 歸 川 吳 氏 曰 此 亦 行 父 欲

迎歸於陳而請於君借聘禮以行前此魯陳未嘗有  
卿家也注氏曰季友之聘而陳者再今行前此魯陳未嘗有  
葬原仲王行假公室之娶于陳而昏耳春秋特書公季友  
齊因聘以書齊如所以私欲也李友之公孫茲娶于  
弟送諾聘以書齊如所以私欲也李友之公孫茲娶于

### 附錄

黃鳥君行子緘秦伯為卿皆好卒以子車氏之哀子奄息仲  
先王違世猶論秦穆之法而為之謂若善也何人乎詩曰而棄之  
云亡和國不長無以善人而為之謂若善也何人乎詩曰而棄之  
者知命之國不長無以善人而為之謂若善也何人乎詩曰而棄之  
物者知命之國不長無以善人而為之謂若善也何人乎詩曰而棄之  
法者知命之國不長無以善人而為之謂若善也何人乎詩曰而棄之  
使母失告其土宜訓教之律防陳之聖哲樹之風聲分予之  
縱無失告其土宜訓教之律防陳之聖哲樹之風聲分予之  
君不復東征秦嗣而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 秋季孫行父如晉

之君不復東征秦嗣而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左傳曰將焉用之文子將曰聘于晉使求虞古之善禮也以後行其無人  
晉而實難過求何害宋子備曰亦其文子三思而後行制如諸  
侯於天子禮也朝聘三年其大夫聘也五年氏曰朝聘一曰朝  
天子禮也朝聘三年其大夫聘也五年氏曰朝聘一曰朝  
經蓋諸侯知有霸師之朝而終其貴世不見於聘過朝於事

###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左傳曰晉襄公卒靈公少先晉人君之難故欲立長君趙盾  
故也置善則固君有長子則德者難矣必安之趙盾曰孟  
公也子樂長君有長子則德者難矣必安之趙盾曰孟  
君而遠無能求大出在何國也且民為安之趙盾曰孟  
子以而仕諸秦為臣而次之社稷也故先君之命不可渝也

愛足威民立之不亦可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子而威民立之不亦可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李氏曰春秋列國之衰起僖公繼文子樂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况授之春秋列國之衰起僖公繼文子樂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氏云初秦有公不棄起僖公繼文子樂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孝公初秦有公不棄起僖公繼文子樂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宋而襄公首能之秦此皆爭公初秦有公不棄起僖公繼文子樂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春而襄公首能之秦此皆爭公初秦有公不棄起僖公繼文子樂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不偏幸晉有能之秦此皆爭公初秦有公不棄起僖公繼文子樂于陳先孟士會如秦遂伯  
可也豈得權以沒三強而大義乎雖襄公復我伯以卒則敬之者不夷  
於此南公得權以沒三強而大義乎雖襄公復我伯以卒則敬之者不夷  
秋敗於南公得權以沒三強而大義乎雖襄公復我伯以卒則敬之者不夷  
亦則謂有伯剪之秋敗於南公得權以沒三強而大義乎雖襄公復我伯以卒則敬之者不夷  
略則謂有伯剪之秋敗於南公得權以沒三強而大義乎雖襄公復我伯以卒則敬之者不夷  
異伐衛則公損之秋敗於南公得權以沒三強而大義乎雖襄公復我伯以卒則敬之者不夷  
摧散矣處則公損之秋敗於南公得權以沒三強而大義乎雖襄公復我伯以卒則敬之者不夷  
能持矣處則公損之秋敗於南公得權以沒三強而大義乎雖襄公復我伯以卒則敬之者不夷  
小利而後慮於文公其甚矣襄公之貴急矣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  
規而後慮於文公其甚矣襄公之貴急矣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







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易曰不出戶庭無咎朱子曰節有外之庭當節之初  
 戒之謹守至於不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  
 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朱子曰此夫子  
 九爻義汪氏曰人之所節唯言與行而言九所當  
 謹以防輕泄則招妖咎故夫子獨以言言之也  
 凡書殺者在上下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眾則稱人  
 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汪氏曰稱君如  
 申生稱宋公晉侯稱弟氏如楚棄疾殺比稱公子楚  
 招殺偃師稱陳侯之弟稱人如禦寇盜如鄭公子  
 非陳夏區夫之類稱衛人齊人之類稱盜如鄭公子  
 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

以為後世戒也范氏曰親殺者射姑而歸罪於君  
 曰射姑專殺其惡易知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陸氏  
 之射姑專殺其惡易知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陸氏  
 者大也汪氏曰詩曰紹庭上書之以下陟殿家謂人為君  
 下其臣當由直道也襄公儻以聽而無所歸咎今  
 致之或於射姑怨於處父則是處父之罪兼公  
 矣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為晉國之  
 太傅和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  
 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  
 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汪氏曰漢成哀  
 言乃所謂拱默自全者也不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  
 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張







在望曆置閏月則不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  
 失陰陽節氣之正也  
 策則有其數史記黃帝紀迎而推之天官書黃帝考  
 正星曆起消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書舜典在璿璣  
 息以正餘閏轉璣觀衡則有其象王衡以齊七政  
 橫而設之以審飾幾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以王為管  
 天之渾歸奇於劫以象閏數也朱子曰奇者策所標  
 左手乃積月三指之兩象斗指兩辰之間象也後漢  
 閏乃積月三指之兩象斗指兩辰之間象也律  
 曆志閏月無中氣而比斗指兩辰之間象也畫  
 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象數者天理也非  
 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日沈存中  
 有去閏之論而充舜以來以閏月以詔王居門終  
 定四時成歲若去閏則歲功息矣以詔王居門終  
 月者周制也周禮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

之位唯閏月無班告朔於邦國周禮注疏班布也  
 下諸侯諸侯于門無班告朔於邦國周禮注疏班布也  
 所居故諸侯于門無班告朔於邦國周禮注疏班布也  
 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正朔也故曰正月言王之  
 所以班也因以持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  
 禮而以朔日但身至廟朝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  
 謂而巳故曰猶朝于廟者范氏曰受初于廟者尊幸  
 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范氏曰受初于廟者尊幸  
 其不已之詞蜀杜氏曰春秋志文公廢自專也  
 深意也高氏曰朝苟為知朝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而猶  
 已則告月之禮曷為而可已哉子貢欲去告朔  
 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孫氏曰春秋二  
 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當告也廬陵李氏曰  
 僖五年傳曰公書不告月者是當告也廬陵李氏曰  
 皆謂之視朝公則謂之朝  
 則謂之視朝公則謂之朝  
 按經文之視朝公則謂之朝  
 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穀梁氏曰閏月羊者附月

春秋左傳卷十七



以日月行天疾徐之不同而歲盈縮之有異遂  
 謂之閏月非天有異遂謂之閏月非天有異遂  
 閏月則由乎天而餘月也又豈可謂然有歲盈縮  
 門為閏禮乎稱天而子月則聽於人故於文王之  
 立於其考中之王稱之曰閏月者如於明堂於左  
 告於其考中之王稱之曰閏月者如於明堂於左  
 法無矣每置之於歲終而名曰閏月者如於明堂  
 則無矣每置之於歲終而名曰閏月者如於明堂  
 後九月中實不置於歲終而名曰閏月者如於明堂  
 月指為曆家所置此是宜當時之閏月者如於明堂  
 者且曰天子家不置此是宜當時之閏月者如於明堂  
 秋書曰天子家不置此是宜當時之閏月者如於明堂  
 而朝以廟朝即聖人朝禮存者之意謂公穀春秋  
 者可以廟朝即聖人朝禮存者之意謂公穀春秋  
 蓋聖人傷魯也杜預亦云禮止者之意謂公穀春秋  
 于廟若曰不如此而尚幸其也與將已不告月  
 是知其若曰不如此而尚幸其也與將已不告月  
 義不知其若曰不如此而尚幸其也與將已不告月  
 頌來同廬陵李氏曰朱子曰古者天而藏之祖廟  
 月朔則歲以特羊告廟請于諸侯受而藏之祖廟  
 也對者所以定四時成歲而天子張氏為月而頌之為

之數閏禮中閏前在三月分定二一與三為及百閏之  
 九餘以乃注而則之十日有有十一四多會五歲度十無日  
 十日合之地數暑望中月奇餘二年氣是日十四二日百四  
 九皆耳自公然歲易朔矣皆非閏分齊則少而晦十夜長二  
 而非是公然歲易朔矣皆非閏分齊則少而晦十夜長二  
 晦是公然歲易朔矣皆非閏分齊則少而晦十夜長二  
 朔夫羊之謂理曆家因中其朔大月小定不齊時在春  
 交二謂理曆家因中其朔大月小定不齊時在春  
 則十閏曆家因中其朔大月小定不齊時在春  
 為九月天因中其朔大月小定不齊時在春  
 一月九無是自然小定不齊時在春  
 非四月然小定不齊時在春  
 有十穀而小定不齊時在春  
 閏分梁立齊時在春  
 之日謂積正成歲秋不置閏  
 名之附分之以周之置閏



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曰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天子之詞大率皆說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其說本於蘇氏以此我愛其禮蓋之則此義精矣

○  
辛 襄王三十七年 晉靈公夷皋元年 齊昭十  
丑 十二年 衛成十五年 蔡莊二十  
鄭 穆八 曹共三十三 陳共十二 杞桓十  
七 宋成十七 卒 秦康公瑩元年 楚穆六

### 春公伐邾

左傳問晉難也 莊氏曰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 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傳真文公子焉非禮也 公年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 使若他人然 穀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以

也 不 正 其 再 取 故 謹 而 日 之 也 莊 氏 曰 絕 太 皞 之 祀 以 與 邾 國 故 臣 信 公 反 其 君 之 後 和 復 威 之 今 知 文 公 子 叛 邾 君 在 魯 故 公 使 為 守 須 句 大 夫 王 氏 箋 義 曰 信 公 反 其 君 之 後 和 復 威 之 今 知 文 公 子 叛 邾 君 在 魯 故 公 使 為 守 須 句 大 夫 王 氏 箋 義 曰 公 乘 邾 國 之 喪 其 母 家 猶 有 崇 明 祀 故 謹 而 日 之 義 氏 曰 公 乘 邾 國 之 喪 其 母 家 猶 有 崇 明 祀 故 謹 而 日 之 義 氏 曰 氏 曰 公 乘 邾 國 之 喪 其 母 家 猶 有 崇 明 祀 故 謹 而 日 之 義 氏 曰 不 為 內 辭 哉 公 羊 之 說 然 信 公 嘗 伐 邾 以 為 須 句 矣 何 設 穀 梁 之 說 亦 非 也

### 遂城郚

左傳傳遂繼事也 莊氏曰因伐和師以城郚備和 郚魯邑 下縣南有郚城 注氏曰因伐和師以城郚備和 有憊焉 故畏鄰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也 心

###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春秋左傳卷之七







死者之說非也

梁之說非也

#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適羸日抱太子而外求君朝曰先君何罪則其嗣亦何趙氏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行焉真此出朝則子抱以適趙氏才頓首於子而賜不才奉此也怨今君雖終言趙氏在耳而棄之何宣子才吾唯與之怨今君雖終言趙氏在耳而棄之何宣子才吾宣子與之怨今君雖終言趙氏在耳而棄之何宣子才吾公佐上軍先蔑將若秦則有賀也御戎之既父及重陰復如師秦將若秦則有賀也御戎之既不右矣而復如師秦將若秦則有賀也御戎之既善謀也而復如師秦將若秦則有賀也御戎之既食潛師夜起戊子追秦軍之善心秦則有賀也御戎之既茂奔秦師夜起戊子追秦軍之善心秦則有賀也御戎之既將及懼知以而外求也何必同行官為寮吾嘗何將敢

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於秦三章又弗德及亡秦送其帑及季見士伯其人曰於秦曰為同察故亡秦焉用之不見士伯其人曰於秦曰為同察故亡秦歸逐不師敗績公羊傳晉先味以師非義於國將何見外也言師敗績公羊傳晉先味以師非義於國將何見外也梁傳不其外柰何也師外先味以師非義於國將何見外也氏曰中府荷氏縣有令狐張氏而奔秦以是為逃在外也杜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既既氏義曰







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公羊傳諸  
侯何以不序大夫盟何以不書大夫公使與公盟也穀梁傳  
諸侯不復略之與公盟程子傳文公急政事多廢緩既約  
其盟而後至故也書子遂再往與晉盟也社氏曰以  
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  
鄭地榮陽卷縣西比有扈亭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  
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  
也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也諸侯不  
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趙盾之盟也諸侯不序公不  
盟者言公附於載書也載書不早起而自取其耻爾  
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  
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陳氏

曰諸侯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  
而後凡也何以前不序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  
如首止公葬丘則有王人掌其不與也前無諸侯  
君不與也日公葬丘則有王人掌其不與也前無諸  
有事則非國未始有盟也視柯盟者其如也諸侯  
書則非國未始有盟也視柯盟者其如也諸侯  
若無左傳者皆前也非柯盟者其如也諸侯  
君不列傳者皆前也非柯盟者其如也諸侯  
合諸國之叙則知其後凡辭侯宋以前諸侯  
書名桓公未入齊無九年也注氏侯以無盟許而  
弒桓公未入齊無九年也注氏侯以無盟許而  
盟故大夫未入齊無九年也注氏侯以無盟許而  
政強會八夫不書齊名君而自深若無會諸侯亦  
盾亦不書八夫不書齊名君而自深若無會諸侯亦  
大亦不書八夫不書齊名君而自深若無會諸侯亦  
扈之盟自書則名氏之深若無會諸侯亦  
諸侯皆失政晉大夫國皆深若無會諸侯亦  
會非也皆失政晉大夫國皆深若無會諸侯亦  
而今及其盟不此公與盟何謂後氏會乎杜云至盟書大夫盟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事歌勿使

壬寅三年崩八年晉靈公昭十四衛成

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把栉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錄復致公晉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附錄武成以報今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世子王臣嗣位左傳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晉文之盟也杜氏曰衡雍鄭地榮陽卷縣高氏曰衡雍晉文之盟也杜氏曰衡雍鄭地榮陽卷縣高氏曰衡雍







盟得事之宜故褒稱公子非也若兩稱公子為褒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矣彼不謂貶何耶

#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馬公羊  
傳不至復者何京師何遂者內辭也何以不使往也遂在  
使往則其言不復命也所至未如也復不專君命也其如  
外也穀梁傳不言命也雖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非如也其復非復也

命而自外行受  
按在已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  
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朱子曰文定云色出於  
是性此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上道理固皆  
謂性其語便無病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

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  
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教無入使于周之意惟  
已氏之欲從也

孟去之罪若其已行師以顯命而行于下不義無私留書如  
况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者言教無入使于周之意惟  
奔莒亦惡可見矣宋子而反乎文公疾而返義猶不自可  
過經文不使及此皆罪也文公定而復他從已氏不恭  
諸侯不有天子及此皆罪也文公定而復他從已氏不恭  
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  
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官舉者

官舉者何茅堂胡氏曰列國大夫未嘗有書官者宋獨  
 書爾不備書者以逆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變而  
 官之職華孫以逆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變而  
 是官之亦猶魯之郊禘云爾陳氏曰未嘗有書官者於  
 哀是其字子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  
 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臣穆襄之司馬司城皆國之柄  
 公乃置之弗戒至於禍累再作司馬思所以防患之  
 計昭公信任非人以致禍累再作司馬思所以防患之  
 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也既而  
 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茅堂胡氏曰宋人殺  
 而衆人擅殺之也左氏謂襄夫人因戴氏之非人殺  
 印襄夫與政之意臨川吳氏曰宋人殺其大夫之非  
 不當與政之意臨川吳氏曰宋人殺其大夫之非  
 一不當與政之意臨川吳氏曰宋人殺其大夫之非  
 以成未古者謂昭公無政而臣庶得擅言其大夫之非

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既  
 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所特以安大夫之非  
 殺司城也左氏奪枝乘皆落瓜之節以死司城孰與  
 皆貴之也蓋舊說言此二節以死司城孰與大夫之非  
 為符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節為女色爾公羊  
 云宋三世無大夫按此形於色而誤節為女色爾公羊  
 無乎劉氏曰穀大夫梁云其官稱無其大君之辭也  
 解云謂無人君之德非也晉殺其大夫之辭也鄭氏  
 卻至並尸三卿亦謂無也晉殺其大夫之辭也鄭氏  
 君德者曷為不以官稱之無也晉殺其大夫之辭也鄭氏

附錄

穀梁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不可廢  
 也從之先克奪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先都而不可廢  
 鄭父先克士穀梁益耳田于董陰故箕趙之先都而不可廢



春秋大全卷之十七 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八

文公二

○  
癸卯 項王 九年 (晉) 靈三 (齊) 昭十五 (衛) 成十七  
十五年 (陳) 共十四 (杞) 桓十 (鄭) 穆十 (曹) 共十二

九 (宋) 昭二 (秦) 康三 (楚) 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

來求止此左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不以稱使  
葬也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不以稱使  
當喪也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而稱使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知其位以天子諸侯之稱亦知  
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三年稱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其封內三年稱子三年稱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



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  
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  
無求謂之王禮也然則求者與  
易為謂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  
文車猶可求金甚矣程子曰家  
求來求毛伯曰風曾以金共葬  
使來求毛伯曰風曾以金共葬  
云王使杜氏曰求金以共葬事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而子未葬故不稱王使  
亦見矣高氏曰公孫敖既非常求而魯不稱使與隱三年武  
子之喪故毛伯於孫求來求諸侯而項陳氏曰自是均豈  
可以不用度之關而求於諸侯而項陳氏曰自是均豈  
雖不脩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項陳氏曰自是均豈  
經於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劉氏曰書顧命曰伯相命士  
忍代君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為孝也推其無

在所不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  
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  
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觀春秋  
喪制不可短矣則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  
可擅權之法戒也汪氏曰遂同王命而稱使示君  
臣之分不可專也而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  
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  
之耳汪氏曰君命者人君威福之所係也人臣而  
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康王以王命而稱使  
稱王若曰所以謹君初立康王以王命而稱使  
則矯詔黜陟外臣則承制誅賞人主亦不加罪甚  
而武致然也跋扈之臣當固不足青然人君當  
慎於微而為人臣者當審處於嫌疑之間耳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  
寧以朔於父毋云耳趙氏以爲無父毋蓋謂歸寧合  
禮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女也汪氏曰齊昭公乃  
桓公之子桓公之卒距亥公之立已十有八年則出  
姜爲昭公之女無疑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  
周必以衆與大信之也

辛丑葬襄王

左傳在叔如周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  
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一往者則書穀梁傳天子志  
前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  
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何氏曰思文公不  
自任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錄之以責內孫

氏曰公子遂葬晉襄公今葬襄王魯皆使卿會足天  
子諸侯可春秋書葬天者五惟襄王君不親之葬義  
隱三年春秋書葬天者五惟襄王君不親之葬義  
往會然視襄王之於成風舍賈而襄王君不親之葬  
遣不若夫以谷天子之寵光矣王曰又會葬則得臣  
可道若夫以谷天子之寵光矣王曰又會葬則得臣  
略於得臣則又甚矣陳氏曰前年登於晉也遂不弔  
今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遂不弔非禮  
云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遂不弔非禮  
何謂不葬乎穀梁之說非也人矣周於晉也遂不弔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甲以尊致病文公也何氏  
曰出還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  
夫人與君敵體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道而正人於



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小君易曰其君同主宗廟之  
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示與君齊也  
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  
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  
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汪氏曰文姜享齊侯者一會  
如言者二皆淫姦之行不書至者大  
倫泯滅人欲肆行不可言至也  
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劉氏曰夫以禮則可以致出入  
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為  
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其致者非特以告廟  
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王氏曰未  
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  
現小君之重也王氏曰歸寧書至則正其禮  
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  
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安魯終以子弑而去孫氏曰夫文姜之亂出姜又不至者  
氏始歸于魯不弑而去  
人之體既賤如齊不書夫  
夫人與國君儷體共前復正之於後皆自齊始正其夫  
衆妾不與夫正家之因歸寧而臣備見義非為歸寧而分  
奪嫡有公無夫正家之因歸寧而臣備見義非為歸寧而分  
錄者姬之歸而正家之因歸寧而臣備見義非為歸寧而分  
至者無外事禮起也歸寧而臣備見義非為歸寧而分  
曰婦人為歸也外事禮起也歸寧而臣備見義非為歸寧而分  
主國為喜也外事禮起也歸寧而臣備見義非為歸寧而分  
行國為喜也外事禮起也歸寧而臣備見義非為歸寧而分  
云卑者固奚恤也外事禮起也歸寧而臣備見義非為歸寧而分  
告廟是得禮也何謂公也故前不書敢以微也趙氏曰穀梁



左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前得殺梁傳稱  
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杜氏曰梁益耳前得不  
書皆非卿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  
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誅賊之詞書殺其大夫  
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  
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  
丟聲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丕君政在趙盾  
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  
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臨川吳氏曰襄公於夷之鬼  
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將登箕鄭父先都等陰使賊  
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言而止故先都等使賊  
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箕鄭父也惡先都等使賊  
盾代之故書衆殺而先不書國殺箕鄭父之至是謀亂大夫死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者五人向使晉從其君之命士穀將中軍箕鄭父  
亂之徒各由趙盾之代蓋箕鄭之軍帥也既書殺先  
書殺士穀由趙盾之代蓋箕鄭之軍帥也既書殺先  
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侯幼政在宣子故皆  
不稱人以累上殺之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  
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  
及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  
書曰其及某者以某之子瑕晉士穀及箕鄭父是也  
殺之也衛元咺及公子瑕晉士穀及箕鄭父是也  
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  
精矣高郵孫氏曰殺大夫言及者三蓋皆累而及  
鄭父也



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及楚平公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

按左氏范山夫楚大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

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

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去聲賤而稱人

晉宋衛則趙盾華反戶化孔皆國卿也何以賤而稱

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而稱人晉大夫

也遂後世知稱人皆大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名者俾

也遂後世知稱人皆大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名者俾

漢之役鄭無楚患者十有五歲待伐而後故書救

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

窺也臣張氏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

而大比中夏正當力攘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

為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殺已囚鄭公而視

去豈極焚溺之舉哉及於寢門之外車無畏也於

而起僂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無畏也於

幾齊桓秋所於莊之也廬陵李氏曰楚景自城濮

七年及此年於莊之也廬陵李氏曰楚景自城濮

四五年及此年於莊之也廬陵李氏曰楚景自城濮

漸矣故師正得其志於中國之時而趙盾不尚存

春秋矣陳氏之志晉遂不鄭得志於陳明也而

夏狄侵齊

春秋矣陳氏之志晉遂不鄭得志於陳明也而

春秋矣陳氏之志晉遂不鄭得志於陳明也而

春秋矣陳氏之志晉遂不鄭得志於陳明也而

春秋矣陳氏之志晉遂不鄭得志於陳明也而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高氏曰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強則桓文之緒可謂衰矣其

附錄左傳夏楚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及楚懼乃

###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地震動也動為異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地承天者此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以承天者此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諸侯夷狄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

強所致文公急情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強楚內廬陵氏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若昭哀則遂失其序若過其地地震孔曰陽伏於陰微之異也胡氏獨闕此條鮮

###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君臣始並見經左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傳始者何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敗而書入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

春秋左傳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自通於中華而進之耳遠罷之聘則曾既朝楚楚  
遂報聘全用中國諸侯之禮然書名書氏則伯自嬰  
齊會而楚之自然矣孟會稱子至圍宋復人韓氏稱伯至  
儀而秦楚未嘗得而中國通也至是伯亦可見矣  
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通也伯亦可見矣

#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左傳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  
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傳秦人弗夫  
人之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傳秦人弗夫  
故云使來歸雖子弗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  
不稱使秦慕諸夏欲通於秦解陋也蓋嫡妾之亂自  
來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祿也亦猶平王  
來聘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想是惠公之妾僖

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說仲子惠公之妾也然  
一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  
祿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  
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  
嫡妾之分以果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  
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  
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風者妾母繫子  
而不言耳諸侯無二嫡聖人垂誠之義明矣秦晉方  
不睦而曾數與晉通故秦人歸祿以觀魯之情也  
夫以祿所以送死者不能成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  
不君不祿為名曾不能成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  
於魯猶楚曰是時秦楚交病也秋之者未能用周禮



人而不稱使書法與刑人來聘同義○趙氏曰按春  
秋之無忘舊好則經書世大與訓人之一字之義○趙氏曰按春  
以無忘舊好則經書世大與訓人之一字之義○趙氏曰按春  
誤也氏曰實孫氏曰兩公成人豈風與聖人之意也何左氏之說非  
也高郵人氏曰禮於成風是秦以人妾母居公仲子乎人公羊之說  
皆用夫猶曰成禮於成風是秦以人妾母居公仲子乎人公羊之說  
公穀梁云即外之禮弗所秦以人妾母居公仲子乎人公羊之說  
也穀梁云即外之禮弗所秦以人妾母居公仲子乎人公羊之說  
會葬皆備燕人之禮弗所秦以人妾母居公仲子乎人公羊之說  
為辭乎秦欲與之禮弗所秦以人妾母居公仲子乎人公羊之說  
通好不應殺其禮

### 葬曹共公

甲辰二年十年  
晉靈公四年齊昭公十六年衛成公十八年  
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年杞桓公二年  
宋昭公三年秦康公四年楚穆公九年

###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汪氏曰哀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  
叔張氏曰文仲曾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

### 夏秦伐晉

左傳秦晉人伐秦取少  
梁夏秦伯伐晉取比徵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  
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書秦者  
無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  
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  
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無衣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至者無志乎民也梁堂胡氏曰書雨亦公自正月也正月不雨者蓋每兩亦首必無雨亦所以著一歲之正者蓋每兩亦首必無雨亦所以著一歲之正者蓋每兩亦首必無雨亦所以著一歲之正者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曰頃王立故也蘇子曰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十年蘇子獨與天子復見蓋王復之頃王曰不書公諱與之王臣盟也襄王喪葬之盟臣往王命蘇安立公又不諱與之王臣盟也襄王喪葬之盟臣往王命蘇安在哉家氏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之盟師者王命蘇安而請職事焉公儻知事君之辭莫有朝之盟師者王命蘇安

魯諱而敗魯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陸氏曰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微子單子是也周因之廬陵李氏曰此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微子單子是也周因之廬盟故不書公此公不諱與之王臣盟也襄王喪葬之盟臣往王命蘇安如高侯處父等諱公胡氏無傳不知何故與天子是也春秋之盟不日此亦不諱公胡氏無傳不知何故與天子是也春秋之盟王臣其罪轉大矣

○冬狄侵宋

高氏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必使誘我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







之則晉悼之伐鄭次亦為善之矣次而伐者次  
厥貉之伐也鄭以例推之則齊衛之次皆以伐晉亦  
為文之宋陳鄭不書之盟觀之胡氏陳氏皆不忘晉  
下知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楚自孟伯以來未嘗以  
爵書今宋襄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為無  
異於宋襄之時也

乙卯十有一年晉靈公五年齊昭十七衛成  
三年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

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七  
曹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

### 春楚子伐麇

楚始書君將左傳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  
渚始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襄陵許氏曰楚侵麇伐書爵  
師始亦出名氏一替矣高氏曰自會蜀之後雖其大夫  
亦出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

李氏曰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益強盛也  
鄭之逃齊晉異矣均州曰麇小書以益強盛也與陳  
國近楚鄭氏曰在均州曰麇小書以益強盛也與陳

###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左傳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  
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曰叔仲惠伯會晉卻缺  
年未聽楚命惠伯欲謀貳國而承匡之會亦在陳鄭  
西注氏曰晉欲謀貳國而承匡之會亦在陳鄭及楚平  
政而惠伯往其謀貳國而承匡之會亦在陳鄭及楚平  
之勢也審伯然其謀貳國而承匡之會亦在陳鄭及楚平  
理未謀而承侯之新會猶未愈於歸鄭干宋則會也  
曰此會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曰叔仲惠伯會晉  
以謀國事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曰叔仲惠伯會晉  
氏曰大夫檀相為政大夫多矣春秋詳而志之曰自  
荀首于穀大夫檀相為政大夫多矣春秋詳而志之曰  
會之始胡氏曰此為伯而特發傳於魚婁之下不知其  
意若何謀亦出於公伯而特發傳於魚婁之下不知其  
令而所謀亦出於公伯而特發傳於魚婁之下不知其

春秋左傳卷之九 襄公二十八年 夏 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狄為三傳因其幹軀有以異於人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或曰無所考矣或曰維戎或曰蠻戎或曰不別其種

宣子使讓鄆舒而狄之侵暴自若也至是則瞞以齊遂伐我得臣敗之於鹹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喜之高氏曰春秋敗不書敗如師賤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敗若如師賤之也○趙氏曰穀梁云以狄眾馬言也狄也若如師賤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直云狄則舉之也若如師賤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按不言獲則夷狄之師敗耳又云不言獲為內諱也師有將尊師少哉太子朱儒自

**附錄** 左傳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丙申四年十有二年 晉靈公六年齊昭十八 衛成十四 曹末三 陳共十七 杞桓二 宋昭五 秦康六 楚穆十一

#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左傳邾伯來奔 邾公孫之非禮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邾公孫之非禮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邾公孫之非禮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邾侯失地皆名此邾為附庸此非罪也



以書卒太子公羊之說亦非也  
年卒太子即而左氏誤以自也  
或謂之太子便謂之左氏誤以自也  
諸侯逆之諸侯則何伯春以自也  
反謂之逆之諸侯則何伯春以自也  
子當立之諸侯則何伯春以自也  
居正之諸侯則何伯春以自也  
太子止稱稱其位亦安有竊地之皆當若曰因其悖國從  
踐土止稱稱其位亦安有竊地之皆當若曰因其悖國從  
而世子稱稱其位亦安有竊地之皆當若曰因其悖國從  
子而稱稱其位亦安有竊地之皆當若曰因其悖國從  
有當書稱稱其位亦安有竊地之皆當若曰因其悖國從  
以志書稱稱其位亦安有竊地之皆當若曰因其悖國從

### 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  
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卒  
羊傳則以此未適人何卒以卒許絕也書叔姬卒  
死也則以此未適人何卒以卒許絕也書叔姬卒  
弟也則以此未適人何卒以卒許絕也書叔姬卒  
傳曰許嫁梁傅其喪治之其稱子矣何婦人許嫁言非女  
十而娶子女以卒之也子而許嫁二十而嫁冠而列夫其  
女故曰娶子女以卒之也子而許嫁二十而嫁冠而列夫其  
桓公請絕子以別而無絕昏公許之  
也書叔姬卒而無絕昏公許之  
此爾注荀氏曰二非也書叔姬卒而無絕昏公許之  
左氏必以荀氏曰二非也書叔姬卒而無絕昏公許之  
所則必以荀氏曰二非也書叔姬卒而無絕昏公許之  
已許嫁復求其次此說通  
絕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

### 夏楚人圍巢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群舒叛楚夏  
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氏曰書稱曹伯來朝則巢  
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高氏曰書稱曹伯來朝則巢



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為屬邑後為吳所滅至氏曰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戠而貢賦于天子及其衰也者惡楚之於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 ○秋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汪氏曰曹文杞桓滕昭相繼而儒書秉禮之謂公即位而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敬文公乃不禮之舊周公禽父之澤猶為諸侯之所尊往觀之禮於不禮之舊周公禽父之澤猶為諸侯而師何謬之甚哉

### ○秦伯使術來聘

左傳秦伯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無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以事若主人三辭實答曰寡君願微福于周公以足事若主人三辭

術公作逐  
易為能變也其大為能變何書厚賄之公羊傳遂者何秦以六也秦無大夫此何陋矣厚賄之公羊傳遂者何秦以易為能變也其大為能變何書厚賄之公羊傳遂者何秦以伯稱人來聘而秦伯以先高氏曰前此來歸信公成風之結魯而受兵亦以厚賄者其能也張氏曰自戰韓而後秦伯稱人來聘而秦伯以先高氏曰前此來歸信公成風之文定謂與楚比事以書而自見矣汪氏曰貨利而不稱氏之問其禮未同於中夏一故略之今考歸逐稱秦介戎秋云秦無大聘稱君大夫於前秦是未盡使人夫來故不書爾注而不知遣術乃康公也

### ○冬十有一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疾以從秦師于河



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  
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曰君之婿也實為寵而弱將不在軍師好也趙有側室  
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而狂且惡史  
千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伯以壁祈戰  
怒曰暴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以報出宣  
子曰將有秦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其厲也皆  
出戰交綏秦行也獲一我不知謀將獨出乃其厲也皆  
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晉師曰兩軍之言士皆未  
收而棄之復不惠也敗之胥甲趙穿當於險呼曰死傷  
秦師夜復侵晉入穀公羊傳此偏戰也何而一不言  
秦敗績敵也昌為以木地河曲不云晉及杜氏曰不書  
也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程子曰  
凡戰皆以主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杜氏曰不書  
救績交綏而退不及大崩也河曲在何東蒲坂縣南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  
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

#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  
處已之道猶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  
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  
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  
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入  
此輕重之權衡也張氏曰秦晉驕兵殘民其罪甚  
陳氏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盾皆以人書其罪也  
趙氏曰據經書日月書地則不言戰無勝負之詞○  
哉穀梁之說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曷為以水地○  
千里一曲之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直曰河曲而巳  
可名之是三河之間無地也地名直曰河曲而巳











大音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范氏曰稱雅宮謂  
則其而異其也蓋尊書世室屋壞譏父不脩也杜氏  
伯禽而臣至其傾頽故何以知父乎自正月不雨則  
書以見臣子之不恭何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  
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  
高氏曰世室者人君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  
之有司又當以時黜聖之自壞則其將壞而不知者且  
或問旱乾水溢一而工自壞則其將壞而不知者且  
猶欲完葺猶言人室壞如何茅堂胡氏曰居處  
大無麥禾不況宗廟乎此與莊公三築臺不雨築  
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之禘宮御  
則議略故更造而不書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  
之由聖戒切矣臨川吳氏曰世室伯禽之廟也周公

廟就封周公雖不始伯禽實為魯之始然魯之始  
廟則毀諸侯之禮也周禮謂之世室與王廟自毀昭  
則遷諸侯之禮也周禮謂之世室與王廟自毀昭  
廟文非武廟天子之禮也周禮謂之世室與王廟自毀昭  
以禮天子之諸侯所借也魯公魯人成王賜魯重祭  
欲不毀其禮也魯公魯人成王賜魯重祭  
伯禽借其禮也魯公魯人成王賜魯重祭  
之因見魯世室之非慢也魯公魯人成王賜魯重祭  
誤而義與公羊謂之室大室大室大室大室大室大室  
文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室大室大室大室大室大室  
非大廟也若果也凡不入室謂之室大室大室大室大室  
屋盡壞也若果也凡不入室謂之室大室大室大室大室  
大廟中前室也若果也凡不入室謂之室大室大室大室  
而雅中前一室也若果也凡不入室謂之室大室大室大室  
制諸侯太廟一室也若果也凡不入室謂之室大室大室  
正義謂始封之室也若果也凡不入室謂之室大室大室  
公之義則始封之室也若果也凡不入室謂之室大室大室







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公朝晉而往返  
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自仲惠伯會卻缺于承楚  
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輔伯之功魯亦不能無助於晉  
之國皆棄異即同善之輔伯聖人待衰世之意也宣公  
馬公羊以謂春秋善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會公  
卒見辱比事為晉致美惡見矣廬陵李氏曰皆集之會  
乃情鄭不見忘矣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馬載馳之賦  
其情也非也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且未畢且未畢  
事如何為非也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且未畢且未畢  
義乎

○  
戊申頃王六年崩子班十有四年  
晉靈公八年齊昭二十卒  
衛成二十二年蔡莊三十三年  
衛成二十二年蔡莊三十三年  
五陳靈公平國元年  
秦康八年楚莊  
主旅元年

###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注氏曰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  
事天子之禮故聖人於此一簡書之特詳是後成公  
朝晉而屢不納事霸益恭而益自辱矣蘇爭政故不  
附錄也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

###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弟馬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叔彭生帥師伐邾  
人不能報至是與南鄙之師左氏乃謂邾人取須向邾  
不敬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脩怨耳春秋聯書  
所以交致其責

###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如齊昭公生合叔姬無寵於公有司以繼  
商人驪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  
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高氏曰  
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定公捷菑奔晉  
附錄 生捷菑文公卒和入立定公捷菑奔晉

###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楚者服且謀和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  
外楚也程氏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  
書同懼楚也何氏曰宋地不在梁國穀熟縣西  
信在趙盾在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  
強上之也與齊桓于幽之同盟其復合春秋書同盟  
春秋與之特書曰同盟諸侯之同乎中國也而宋

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  
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  
皆佩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  
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  
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  
謹乎高氏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  
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天而崩葬諸侯  
氏曰許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  
盟會也平菴項氏曰幽之同盟諸侯于諸侯也  
新城之同授諸侯于大夫也注氏曰春秋諸侯也  
城雞澤書公同授諸侯于大夫也注氏曰春秋諸侯也  
盾主盟而鷄澤單子與盟故皆志曰趙盾專政書日  
以謹其惡也陳氏曰分也蜀杜氏曰趙盾專政書日  
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向也江無功救鄭魚與秦  
亟戰而楚浸強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



遂不競於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  
會諸侯懼甚矣及於晉而徒以趙盾之盟  
序也同盟之衆辭也自幽李氏來未之有也  
晉以主是盟外之辭也廬陵有氏曰穀梁疏  
道尊周外同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而獨於  
包上澤平立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而獨於  
類省文則清立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而獨於  
又重發外楚之發則戲毫城重立亦其義也  
弱外楚之事止矣故夜齊商人之微舍而讓元  
附錄曰左傳求之七月矣我夜齊商人之微舍而讓元  
將免我乎爾求之七月矣我夜齊商人之微舍而讓元  
爾為之乎

#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  
亂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

律音銀

中何也其書記異也穀梁傳孛之為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  
移入北斗而斗有環域也  
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  
者所以除舊布新也何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  
芒四出曰孛光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  
臣之比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弑其君後三年宋弑昭  
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  
皆滯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  
矣史之有占明矣注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  
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  
方而吳將為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



室終而應在蠻夷吳楚亦不能霸矣天  
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 公至自會

##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作接菑側其反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也  
羊傳曰齊出覆且長宣子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也若晉師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也  
畜干和婁力沛若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也  
出也覆且齊出也若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也  
子以國歷之則未齊非吾力不能納也  
雖然覆且國歷之則未齊非吾力不能納也  
也其引師而去之故君子非吾力不能納也  
不與實與何而為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廢置君也  
廢置君也長穀傳是與文曷為不與大夫廢置君也  
為微之也長穀傳是與文曷為不與大夫廢置君也

千乘之國欲變人之王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弗克納未代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  
也捷菑齊不正也覆且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覆且長宣子曰非  
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  
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何氏曰大其不以已非  
納言失之於前而得在焉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  
之於練愈乎遂也  
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  
則也宋子曰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  
則故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  
吉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



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書舜典怙終賊刑  
再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  
弗克納見音現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  
入大夫而置諸侯非也劉氏曰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  
耻過作非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不  
舉之有非君言必謀於義行必順於道是以無過  
陵長以力為之者哉陸氏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  
諱為貶外以諱為善陸氏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  
其間義能徙故為之諱陸氏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  
者皆以諱為善陸氏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  
而奪正雖曰隱之師入其罪亦甚矣伯國之政奉不嘉  
諸侯師以諸侯不書師入其罪亦甚矣伯國之政奉不嘉  
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也唐陳氏曰文六年  
中軍則納捷諸乃宣以明矣廬陵李氏曰此條三  
傳之義皆同但公毅以為卻克宣也廬陵李氏曰此條三

曰捷菑不言知者下有于知者比燕伯猶納子糾不  
稱其國也稱國也  
附錄左傳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  
室而復之尹氏與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  
子變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以楚作亂城郢而使  
殺子孔黎及叔粟誘之入月二子以楚作亂城郢而使  
廬戢黎及叔粟誘之入月二子以楚作亂城郢而使  
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及公子出將如商密  
得志公子廢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  
昔而求復文伯以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  
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葬賂以穀復惠叔  
以為請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葬賂以穀復惠叔  
奔大夫請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葬賂以穀復惠叔  
其地於外也范氏曰卒在常所則不地嬰齊卒狸夔



仲遂卒于垂或踰境或不踰境皆書地陸氏曰奔大  
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  
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高氏曰於命許之則其卒  
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  
也亦大夫而齊喪起也張氏曰特書其卒以典刑之則  
且為齊人所歸喪起也張氏曰特書其卒以典刑之則  
愧死而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

###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  
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公子傳此  
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  
也舍者而賤生者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  
不日何也未代嫌也舍之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  
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

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  
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  
按在氏魯叔妃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  
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  
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  
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氏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奸  
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故原  
情立義而逾年與君書晉奚齊本不正故異於此孫  
氏曰嬖不逾年與君書則未逾年而稱子為國分而防  
則未逾年與君書則未逾年而稱子為國分而防  
則未逾年與君書則未逾年而稱子為國分而防



魯臣為國諱惡與齊異而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為  
君所以別其與齊異而與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為  
為君則商人與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為  
獄何已立之已弒之假如非已立之得公羊云其言  
臨川吳氏曰叔姬書子乃文公女左氏得公羊云其言  
舍母夫文公即位才十四年公以僖二女配齊昭公而  
生子可立為君者哉齊昭公末年時文公尚為世子即  
叔姬配昭公當在僖公末年時文公尚為世子即  
有世子昭公幼而女嫁鄰國長之君為夫齊昭公  
乎况文四年逆而曾文又娶齊昭公之女也豈有齊昭  
既娶曾文四年逆而曾文又娶齊昭公之女也豈有齊昭  
左氏以舍母為女而曾文又娶齊昭公之女也豈有齊昭  
交公女者妄也

#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  
聞馬爾穀梁傳其  
曰子哀失之也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

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杜氏曰貴其不食汗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微之著也夫好所謂亂邦不居是也  
宋子哀有馬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  
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  
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陸氏  
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  
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孫氏  
曰子哀亦公弟叔肸之臣死禍出奔者此昭公在位  
終始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此昭公在位  
子哀紮身而去不蹈墮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  
歸而卒不勉則子哀之見幾而作春秋之法自外至  
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高氏曰春秋之法自外至  
書子哀之來則不名自內出者非有罪則不書若  
者等故特書字而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為此也







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  
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  
王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  
之私惠忘君父之太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  
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  
無罪書人者固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罪則其臣  
當為之用而罪不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  
則罪在下而不在上矣齊人不用執鄰國之命卿與  
毋則齊國之人無責焉假有久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  
致難去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  
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  
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氏言叔姬乃齊君之妻春秋例無執本國人者此乃  
曾女嫁齊齊不受而執之爾臨川吳氏曰竊詳事  
意齊舍年幼新立急欲求配居喪而娶之公之女  
故其逆弑無所從故十月之初一魯遣單伯往請  
舍已被弑無所從故十月之初一魯遣單伯往請  
叔姬以商惡魯與舍為昏因單伯魯謹以曖昧之  
罪將以辱魯而單伯乃送叔姬歸也

己酉 元年 十有五年 晉靈公 齊懿公 商人元  
拒二十四卒 鄭穆十六 曹文六 陳靈二 杞  
昭八 秦康九 楚莊二

###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張氏曰  
魯不能問服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承於齊  
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  
天討於商人皆罪也臨川吳氏曰齊晉為盟主不能奉  
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







李氏曰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問其國於亂國事廢弛  
以大臣外存而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  
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書義之好合於世亂而後  
顯數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義之好合於世亂而後  
其官也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胡氏

### 夏曹伯來朝

左傳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天子命而朝也  
杜氏曰凡書來朝皆天子之命而朝也  
正也注曰曹伯朝天子之命而朝也  
翅如事天子之禮文公受小國之朝而年而朝也  
屢朝於齊晉而禮不見於周禮諸侯猶以氏而朝也  
年再相朝古之制也周禮諸侯各以氏而朝也  
子若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周禮諸侯各以氏而朝也  
時矣以理推之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周禮諸侯各以氏而朝也

###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  
輕弑君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  
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  
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筆者以敖著教也  
曰大夫喪還不書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  
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以示義高氏曰魯既許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則

復而立其子為仲孫氏美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  
喪歸其家以之喪者乎崇公族之恩篤君臣之義則始  
其父則飾可治而無起不累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  
人之行而可治也尚庶幾也言庶幾能掩其  
於竟夫人而教之惡也汪氏曰不言歸蓋齊人但道  
與大夫之喪也喪之自齊而君命不齊人歸於哀姜  
當受其喪今按或謂魯國之君命不齊人歸於哀姜  
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喪歸其卒又紀  
之於春秋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喪歸其卒又紀  
此雖有罪而獲赦也○劉氏曰有來者三桓漸強之  
哉公羊之編與非也春秋據實而書耳赦死者始十月  
豈

單伯至有身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  
自齊貴之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命書曰單伯至  
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聲于  
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婚反救略異者無所  
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王氏曰內大夫適他國  
至惟被執而得及則以至善大夫久近其歸未嘗書  
戚係焉故也臨川吳氏曰魯臣自他國至者三此  
單伯至自齊意如婚至自晉是也皆為齊晉所執  
幸得解脫故書其至此見經之書至者皆危之

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  
之道也高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  
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牲于社其非  
可舉而行之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  
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雖師見過楚此知晉無廬善敵矣與言民祭而九  
 魚之其也新乃矣卻此陵陽楚然會入而日之強  
 傳有不又城予矣缺例李處雖齊楚甚蔡也之強  
 以節服不之晉得伐公氏父入蔡潰厥蔡務家心服伐而亦  
 前厥未後聽中罪甲入之為條御不有後臨楚首以踐上霸于溫翟侯武暴及其德也  
 駱可入命國蔡寅之齊此既先入趙舉子日於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新以之故大文人既先入趙舉子日於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城為也春秋而蓋厥衛同而後乎曰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責暴不特蔡貉又義次乎曰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蔡也得書不之義次乎曰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之穀謂戊申至蔡獨故入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文梁之申於蔡獨故入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推疏義於蔡獨故入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之說舉伐之蔡獨故入若入後書大且晉斯有能  
 必頗猶蔡得疑非當之書大且晉斯有能  
 非得猶蔡得疑非當之書大且晉斯有能  
 責之近之未於法入通經○伐能  
 意胡乎下為從於可申經○伐能

不附斯既伐言國曰左傳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不楚有與言伐國曰左傳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脩足楚名楚子之獲大城烏曰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此其  
 所恃楚人矣凡次于厥後故不與新之盟晉高氏曰蔡侯  
 以矣此不之伐不厥後故不與新之盟晉高氏曰蔡侯  
 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也書者尊之也叔孫大去之遭執而書至者三軍伯  
 氏所謂尊晉罪已也重也○張氏曰若秋如左氏蓋  
 與公同歸為至大夫為重也○齊執王使春秋  
 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復言其歸不書  
 是齊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言且無以  
 明齊人之執王使之義哉  
 辨上尊王使之義哉



毅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夫罪不勝誅而  
也高氏曰齊商人篡弒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  
反加兵於我故賤而人師無名故曰侵  
魯無得罪於齊齊之興師無名故曰侵

###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  
晉高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為齊故

###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扈尋新成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  
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與不書曰諸侯盟  
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曰諸侯盟  
與而不書後也程氏曰此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不  
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為也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國之君也  
何以不序略之也杜氏曰諸侯言不足序列東氏

曰非一役再有事而不序諸侯散辭也臨川吳氏  
曰晉侯伯主也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以霸主  
也晉靈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去說者  
以為略之也八國君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  
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  
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  
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  
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諸侯乎况於鄰國乎  
劉氏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為伯主  
齊弒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固有罪矣諸侯皆  
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陳恒弒簡  
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從此  
有罪而盟于扈之意晉固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  
齊罪而復反扶又不能也况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











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  
十六(宋)昭九(弒)秦康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春正月及齊平公齊侯弗及盟  
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公羊傳其言夫命  
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傳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弗及  
矣齊得內辭也趙氏曰齊侯既先夫求盟而公稱疾  
公不親往程子曰齊侯既先夫求盟而公稱疾不往  
使季孫行父會霸主為悼侯不及盟張氏曰文公即位  
元年志以會霸主為悼侯不及盟張氏曰文公即位  
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今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則魯  
反使商人得以其強而威我親戚慮使而圖之齊邊  
師被兵與國蒙安於其志者困其心臣犯分求盟以  
也文公方且安於其志者困其心臣犯分求盟以  
累日之隙抑何不安於其志者困其心臣犯分求盟以  
我本欲及齊盟而弗及甚哉汪氏曰遂及齊會齊侯  
是齊許之會非絕也與行父盟非果能及齊會齊侯  
矣汪氏曰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及齊會齊侯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疾也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  
乎言公無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  
穀梁傳天子告朔不視朔有疾諸侯受乎祔廟禮也公四  
不視朔公不臣也胡以諸侯受乎祔廟禮也公四  
公為厭政以甚矣以諸侯受乎祔廟禮也公四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  
何氏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  
廟每月朔朝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  
受之乃察一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比面  
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

春秋大傳 卷八



已死必不敢忘故朝廟受朔而視政也杜氏曰諸侯  
每月必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  
三月朔也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  
五月朔也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何氏曰是後公不復  
遂不復議也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議已明  
矣不復始或不視朔者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  
或不始或不廢也或行而或廢也  
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氏  
曰春秋微顯志悔之法無任不寓以見諱國惡而  
疾乃復實之意文公自是因病循不視朔春秋而特書公四不  
視朔蓋行文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文公厭政  
其禮之言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文公厭政  
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兩不閏會同不與朝  
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

不知求久矣高氏曰  
王視朝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若其朝以授民則謂  
之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疑耳蜀杜氏曰六月閏月今  
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蜀杜氏曰六月閏月今  
告月猶朝于廟夫錄之是幸其禮不盡發也注氏曰  
又書不視朝于廟夫錄之是幸其禮不盡發也注氏曰  
稟命于天子而自奉天子之政令當其時諸侯既不  
以承天子之命而自奉天子之政令當其時諸侯既不  
之義滅之命而自奉天子之政令當其時諸侯既不  
有無王之命而自奉天子之政令當其時諸侯既不  
氏以齊侯不盟之辱已故因微疾而立之公羊實  
在齊侯不盟之辱已故因微疾而立之公羊實  
急情茲懼商人之會然二已故因微疾而立之公羊實  
政遂辭齊而皆不書莊公七年四月二已故因微疾而立之公羊實  
入月不視朔是文公之疾非果不能視事也子貢  
欲去告朔之羊蓋沿襲之弊以是為不視事也子貢  
廢或行至春秋之末雖賢者以為不當春秋特筆  
以罪文公議其作備耳廬陵李氏曰文公不視朔



左氏以為疾而公穀以為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此時本以疾而許齊自是遂不復朝亦不知前月之不自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又曰不義云告朔謂告朔或有不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不司告之不必廢也

### 六月戊辰公享于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鄆音西公作犀丘設作師丘公羊疏作薑丘行父之盟也杜氏曰齊侯盟于鄆丘鄆音西公作犀丘設作師丘公羊疏作薑丘而強欲與之盟也杜氏曰齊侯盟于鄆丘鄆音西公作犀丘設作師丘公羊疏作薑丘春從商人之為盟也杜氏曰齊侯盟于鄆丘鄆音西公作犀丘設作師丘公羊疏作薑丘得盟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伐遂鄆音西公作犀丘設作師丘公羊疏作薑丘西鄆僅少紆而巳故謹而日之家氏曰齊魯皆千乘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不能扞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父兼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傳公夫

###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即臺也即臺則為謂之泉臺未成為即臺既成為泉臺何則何如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君為之先君為之非矣何氏曰莊公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孫氏曰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又毀可謂勞矣高郵孫



氏曰毀者全除之與墮異也先君為之是而毀之  
是毀先君之美也為之非也薛氏曰蔡之蓋勞人也又君之惡  
也公羊之說得之是益非也注氏曰或謂先君  
以彰非則今毀之是文公為之室尚曰公或謂先君  
大者夫孟獻子以國君而勞民以毀之尚曰公或謂先君  
且不敢間况以國君而勞民以毀之尚曰公或謂先君  
乎○劉氏曰穀梁云喪緩乎聲姜九月而葬所以非也  
但毀一臺何能令喪緩乎聲姜九月而葬所以非也  
者亦猶一作僖公主豈為毀乎聲姜九月而葬所以非也  
何故而闕之其說妄也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于卑山師于大林又伐  
其東南至于陽立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  
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我師能往寇之北門不啓楚  
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師能往寇之北門不啓楚  
伐庸夫與百濮謂我饑不可我師能往寇之北門不啓楚  
師必懼而歸百濮乃離居自廬以走其師故伐我謀也若乃  
師旬有五日日百濮乃離居自廬以走其師故伐我謀也若乃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  
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  
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  
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  
詞也張氏曰庸乘饑鍾帥蠻危楚一畏徒則無  
宗社豈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  
大矣是則以秦又聽服於楚其滅也高氏曰楚率秦巴  
為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殺之役報復不已自是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  
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  
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  
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  
詞也張氏曰庸乘饑鍾帥蠻危楚一畏徒則無  
宗社豈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  
大矣是則以秦又聽服於楚其滅也高氏曰楚率秦巴  
為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殺之役報復不已自是







不於為離之以無夫則討於諸之有君國人之立焉  
誣君賊心偕弑道人桀也其侯心密人之人宋  
矣祖以而亡者致之桀也也密人之人皆因  
然母弑文而天禍罪無白桀也也密人之人皆  
左以之王成之者者在道之也也密人之人皆  
氏及乎事湯所衆矣中矣此之惡無自也若專  
云國汪之放廢矣獨矣此之惡無自也若專  
公人氏猶不循有慙德以以紂之營密州君  
子則昭敢違况君罪未至此而輒  
鮑其魚道自言不能其大君宋固  
美無道而豔褒夫以君宋固  
而豔褒夫以君宋固

未誠信而當國大果有淫行則舉國之人豈肯心悅  
人因衆惡而戮之既戮之而猶加心故襄夫則密使  
其殺國石之惡也春秋推見至隱書曰美謚則密使  
君既足人著昭公也無道之實又斥宋人曰惡之罪  
罪不書而自見君相朱子綱目於後魏焉其與私之  
春秋直書曰太昭公之例也蓋取於後魏焉其與私之  
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  
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  
不能正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  
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  
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注氏曰意諸盡亂出奔未  
當道使免於難又措於利害之復反既不能引其君  
私而守位不去其亦不仁矣聖人所以獨取高



衰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  
辛亥 三年 十有七年 (晉)靈十一 (齊)懿三 (衛)成

八 (曹)文八 (陳)靈四 (杞)桓二十七 (宋)文公鮑元年 (秦)康十一 (趙)莊四

###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執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賊也故不卿之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陳曰曷為貶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宋賊無主各宜勿討其責諸侯以討之何子弑父死在宮者殺無赦

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賊大夫帥奈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書葬矣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高曰孔子雖已告老猶請討之况正居卿大夫之位者乎春秋之誅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魚弑君之謀也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為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

###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釁姜

左傳有齊難是以緩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高氏曰九月乃葬慢也稱傷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緩葬其母其難既葬而有齊師耳











十九(曹)末九(陳)靈五(杞)桓二十  
八(宋)末二(秦)康十二(卒)楚莊五

###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  
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  
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梁傳臺下非也蓋又甚焉高郵孫氏曰或謂因陰而寢皆不正也  
其曰臺下蓋非也蓋又甚焉高郵孫氏曰或謂因陰而寢皆不正也  
受其正故以非命而終今雖莫考其詳然經書薨于  
臺下則其故失正終之道亦可知矣廬陵李氏曰文公  
初年承僖公八年乃息政之君曾國之衰自此始當其  
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事伯之禮皆甚優夫  
何得二年如後於作主輕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甚優夫  
廟之禮廢矣婦姜之禮不能謹始敬三書不雨無動  
分而夫婦適妾之禮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  
鄭立賂盟則辱視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

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  
蔡皆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衛齊於  
盟公之伯遂救承筐之謀皆能之會亦不為無益於  
亦若尤能為諸侯之間楚秦術之出晉室不為無益於  
侵暴不已行於父雨告而望者秦術之出晉室不為無益於  
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輸成有以是陽穀之盟穀  
各也若夫敬羸襄仲之事則又讓成風之餘亦晉之  
公前有護而不敢見後有賊而不知身  
死之後家嗣賊其亦莊公之壽哉

### 秦伯瑩卒

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  
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賜爵為伯穆公與  
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康  
公歸遂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

###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柳穀之父爭田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駁僕納間戕之妻而使戕駮



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歎以朴扶職職  
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  
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紘  
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位懿公子元

按在氏齊懿公即位而歎觸之使歎僕納  
聞職之妻而使職駢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  
法宜書曰盜茅堂胡氏曰臣弑其君各不同如聞職  
之意使弑君則書弑君夫人而能為春秋也而特  
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  
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  
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  
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  
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王盡津忍

其家而貸或音於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  
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  
其國君則醜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  
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  
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茅堂胡氏曰商人  
本從州吁無知之例而聖人書齊人弑其君者於法  
以深罪齊國之人也高郵孫氏曰齊人殺商人自  
必以其私罪苟不討也春秋之義弑君大惡之人殺  
所以正其罪而定罪而以其罪又以其私則亦曰弑君也  
大為之防也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  
賊子懼陳氏曰賊歎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  
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張氏曰商人  
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以為賊比面稱臣而君之



者三年一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弑今三  
其君也况商人驟聚於大分已定之謀則齊人  
乃同惡以黨所戮既斃商人舍而特書齊人略不  
曰歎賊以僕御之賤既斃商人舍而特書齊人略不  
忌如肆行於無君之境則齊人固惡而商人行略其  
也今春秋以盜殺書蓋罪齊人既以討賊書而又不從楚  
比朱子綱目盜殺書蓋罪齊人既以討賊書而又不從楚  
化及弑其君廣蓋取法春秋太商廣弑帝後書字文  
存孝之叛其君廣蓋取法春秋太商廣弑帝後書字文  
豫讓所以不肯委質為臣而報君商人不以徒義而  
讎者所以見稱於史策也

###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  
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傷諸

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信見于齊侯而請之齊  
侯新立而欲親曾許之穀梁處使舉上客而不稱介  
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  
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  
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去聲國諱惡無以傳  
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  
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  
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劉氏曰  
文有常有變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為史耳  
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尚也仲遂將弑君謀之始  
齊而後決經書子卒其見尚也故原其禍亂之始  
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其非常也汪氏曰遂  
大臣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其非常也汪氏曰遂  
緣使事脩聘於齊請立宣公得臣非介蓋並命也



冬十月子卒

春秋累數而不特書者誅其奸也臨川吳氏曰公  
子遂將殺適而立庶而先聘齊以請命可兼他事豈  
拜葬二事以行也高氏曰君之二將命往罪不容  
可每事一卿乎遂將弑嗣君世入祀伐之卿已得兵  
誅汪氏曰公即位遂執魯國之政特盟霸國之卿專會  
權文公師重以文之庸聞政於盟事無君之卿專會  
諸侯之師假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強鄰以  
定弑立之計春秋列書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  
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  
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而理之馬矢之中公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仲氏公羊傳子卒者孰謂本  
其弑以奔蔡既而後叔仲氏公羊傳子卒者孰謂本  
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也杜氏曰殺梁傳子卒不日故也杜氏曰殺視不  
書賤不忍言也殺梁傳子卒不日故也杜氏曰殺視不

諸侯在喪稱子

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  
稱子未葬稱子某於是以公弑罪罪宣公而立宣繼世

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入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  
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自遇弑不忍言也

君未踰年而見殺但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  
書卒不可斥言也

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孫氏曰成君弑不地以別  
之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閑

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去下書子  
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氏曰鞏弑隱公而

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注氏曰鞏弑隱公而  
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注氏曰鞏弑隱公而

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注氏曰鞏弑隱公而  
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注氏曰鞏弑隱公而

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注氏曰鞏弑隱公而  
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注氏曰鞏弑隱公而

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注氏曰鞏弑隱公而  
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注氏曰鞏弑隱公而



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汪氏曰繼世謂謂既葬不名情文謂繼世不忍遽稱君見人情之謂愛已葬嗣子不名見禮文之尊敬隱惡謂不書  
恩見事謂不泯子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茅堂曰子赤之生不見於經蓋文公遂不知重嫡庶之義  
也然其敢啓是心者變故也私事公遂敬羸奪嫡之心  
妾則文公所以急於政事者有自夫來矣國君昏於  
嬖寵慢棄國政故而後有相與謀賊君嗣而於  
能察所謂彭生身為大謀有公舟務以救文公之失政  
之謂矣叔遂之邪謀有實伯而之忠言不能  
用非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伯而死君命故不  
哉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叔而之史官春秋  
威權不取書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亦仍舊史  
當哀公之時而不宣公乃時君之祖考亦仍舊史  
為國諱惡而不宣公乃時君之祖考亦仍舊史  
或謂惠伯不發仲遂之難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

### 夫人姜氏歸于齊

以季文子孟獻子之賢符黨遂逆謀反得書卒  
而獨責備於惠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  
何休以惠伯先見殺與荀息異然  
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  
立庶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殺梁傅惡宣公也  
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  
子三以緩帶一曰就賢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汪氏曰以氏係姓以書姜氏則  
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汪氏曰據姜氏書歸于齊則知  
其無罪趙氏曰言歸也異於孫子邾者汪氏曰哀姜  
孫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羸宣公不能事主君  
存適毋其罪不書而並見音現矣高氏曰書夫人姜







器刑為姦主截父之名類姦之僕莫可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  
九盜賊不忠信則竊寶玉夫其僕則則盜賊也敬則君父為  
德其忠信則竊寶玉夫其僕則則盜賊也敬則君父為  
也保而利之則主是也去之則昔高陽氏無則其器不度於  
善而皆在於於德是也去之則昔高陽氏無則其器不度於  
蒼舒饋誠天禱下大臨左降庭堅仲高辛氏有齊子不廣淵  
明奮仲堪叔季仲伯虎八熊叔豹季狸忠子聖子八廣淵  
伯奮仲堪叔季仲伯虎八熊叔豹季狸忠子聖子八廣淵  
宣慈惠和其名天以下之民謂伯虎八熊叔豹季狸忠子聖子八廣淵  
主后土以揆百義莫於堯堯不八能舉天舜成內八元使愷  
五教于四方才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成內八元使愷  
帝為友是有與比周天掩義隱民謂好行凶德少醜類惡有頑  
才不毀信廢忠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服敦少醜類惡有頑  
盛德天之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服敦少醜類惡有頑  
訓不知下話言告之則頑舍之顛頊氏有不服敦少醜類惡有頑  
常以至於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服敦少醜類惡有頑  
名于貨賄不侵欲崇侈不縉雲氏有不服敦少醜類惡有頑  
不孤寡不侵欲崇侈不縉雲氏有不服敦少醜類惡有頑

舜臣堯實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儇侮夔  
功曰慎徽五典可與典刑六極從無遺教也故虞書數舜之  
揆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也故虞書數舜之  
舜有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也故虞書數舜之  
凶矣於舜之功力而為天子之行也故虞書數舜之  
以國自裁何力也故虞書數舜之  
事辭多簡竊疑不書其夫君庶幾也故虞書數舜之  
國者又庶幾也故虞書數舜之  
則略庶幾也故虞書數舜之  
也父雖無直子可記其大惡由是或稱曰國胡氏與國欲  
無道所庶幾也故虞書數舜之  
之秋何欲也故虞書數舜之  
立矣又何以書國也故虞書數舜之  
謂僕因何人書國也故虞書數舜之  
定於襄國一人之君乎且僕之國也故虞書數舜之  
以為傳之誤大略與此相類者當互考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八

附錄 左傳 宋武氏之族 道昭公子 將秦司城 須以  
莊桓之族 致武氏于 司馬子伯 之信 遂出武穆之  
族使公孫 師為司城 公子朝 齊使 樂呂無司 冠以  
靖國人



